

古書世學卷二

自此來災

正音

夏書

續音

媯文卿云吾國夏書十四篇禹貢

而命之以亂征之也伯益之命啟立益就位于梁公之封

而命之也亂征之也伯益之命啟立益就位于梁公之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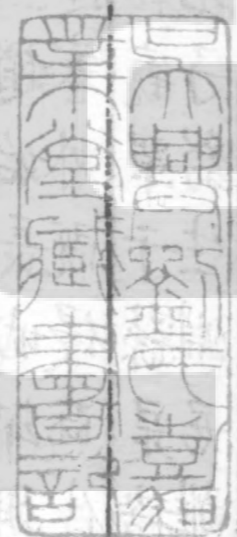
來賓而紀之也寒征過中興事也伯靡之命虞思之

命相土之命皆紀少康中興事也伯靡之命虞思之

逢世微諫之為幽公也其十四則微訓桀殺關龍

簡訂誓五子三謹錄廁先清敏石公正音之舊云列集說

封禹為夏公及舜受禪遂立為有天崩之號禹在



年崩子少槐立后槐二十一年崩子季杼立后杼十八

底之法以州餘八州皆以而山川疆無其所底為萬世不
易之川州國有變遷而山川無變遷故也次充
揚州底濟河次青州底海岱次徐州底海岱及淮次
州底華陽黑水次雍州底黑水西河州皆先治其
山川然後定其土田賦入然後正其貢篚然後道
一州之水使有所歸故民得安居各歸于河使青
利使冀充徐荆豫梁雍七州之水歸于淮泗九州既理
州之後水歸于濟使揚州皆起于歸極西而盡于極東
然狗至山而岐行故豕至于荆山川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各
有狗至山而岐行故豕至于荆山川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各
底柱析城至于太華熊耳太行恒山桐柏至于碣石西傾朱
圍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太行恒山桐柏至于碣石西傾朱
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九江之南至于敷
淺原導九川各有所歸至于合黎黑水歸于
南于河自積石東歸于海九河從之漢自嶧冢南
歸于河自積石東歸于海九河從之漢自嶧冢南
彭澤從之濟自滎而北由東歸于海河汶從之淮
自桐柏東歸于海沂泗從之渭自鳥鼠同穴東歸
于河之涇漆沮從之洛自熊耳東北歸于河漣澗伊
水從之自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
慎財賦各循三品成賦中邦錫之封土賜以姓氏
各戴君德無或違命然後效其成賦入甸而侯于
五百里甸服無或違命然後效其成賦入甸而侯于
綏：而要：沙：而荒：各：五：百：里：于：導：其：賦：入：甸：而：侯：于：
西：被：于：流：沙：而：荒：各：五：百：里：于：導：其：賦：入：甸：而：侯：于：
成：功：洪：水：漏：中：州：乾：百：川：順：流：蛇：龍：潛：處：民：得：去
高：險：處：平：土：者：禹：也：故：曰：微：禹：吾：龍：魚：子：天：無：伏
會：地：無：散：易：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
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天：下：皆：宗：禹：為：山：川：鬼
主神

卷之三

二 水 余 手 8 肉 鼎 飛 餘 戕 匡

篆文 隸文 籀文 古文 金文 大篆 小篆 石鼓文 鐘鼎文 秦文 漢文 魏文 晉文 唐文 宋文 元文 明文 清文 民國文 現代文

續音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導岍及嵒岍

年切嵒音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大音泰底柱析成止底漸切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行音

至于碣石列碣切入于海西頃朱圉鳥鼠頃溪盈切

與至于大華去聲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導嶧

冢嶧蒲和切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大提害切

岍岍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

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

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洧

水降音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海嶠冢導漾以亮切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浪

部過三澁時至切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匯呼切

為彭蠡暗東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徒河又東至于澧禮音過九江至于東陵東池北會

于匯池音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沅亮切東流為

沛井里切入于河溢為滎滎音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

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

于澧澧音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漆音七沮入切

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灋池然切又東會于

伊又東北入于河今本導峽及岐至入于河三反

以冀州至西戎叙六百八十字錯在導峽及

岐之上以接奠高山大川之文箕子本則高山大

川之下紮接導峽及岐乃禹平水土之次序水土

既平而後可以制田賦乃理勢之當然也故雍州

會于渭汭之後即紮接九州攸同之句語明貫

文勢完整如百川奔流宿于海可見高周以前

真本集說敷分也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充之濟河

如此集說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充之濟河

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衛徐
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
橫流不辯區域分九州之地隨山之高者與其川之
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
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伯益作
書首道之自導峽及岐以下則皆隨山之事自導
弱水以下皆濬川隴州西四十里沂水出焉嶽亦
西鳳翔府之皆地峽隴州西四十里沂水出焉嶽亦

今鳳翔府替山縣荆口亦在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
東五十里平原却壺口亦在山西平陽府吉州西七
十里雷首亦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即首陽也
太岳霍山亦平陽府霍州冀州之鎮也底柱亦蒲
州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黃河流其形如柱析城亦
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亦陽城南境
之山其狀如屋廣三十里跨豫州三州之境今河南懷
慶府濟源縣太行亦澤州城南三十里崑崙之正
脈天下之脊也故山東山西直隸永平府昌黎縣
馬恒山見帝典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
東河北四十里宋平州之南驪城河口之地皆北條
大河北境之山也西頃今陝西臨洮府城南八十
里朱圉亦陝西鞏昌府伏羗縣西南二百里今白
巖山鳥曰錫鼠曰鼯同穴于山亦臨洮府渭原縣
二十里也太華即西岳熊耳今陝西商州商縣
西五十里以形名外方今河南南府登封縣北
十里嵩高山桐柏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百八
十里陪尾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東北四十里橫
尾山皆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嶓冢梁山山今陝
西漢中府沔縣西百二十里漾水出焉荆州山今湖

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內方亦湖廣漢陽
府漢川縣南六十里荆州府荊門州南百八十里
漢江之上立章山大江別亦漢陽府城東北漢江之
右翼際山皆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北漢江之
成都府茂山汶川縣西徼外羗地鴻濛山江自岷山
焉衡山即南岳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城北自岷山
至此下流四千五百畝為九派一鳥江二蟠江三烏
白江四嘉靡江五畝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
也江合彭蠡湖江水東流入海舊說以為即洞庭非
漢南境之山也弱水散緩無力不能負芥合黎山
名流沙隨風流行皆雍州之外極西戎羗之地山
水皆原于西北故禹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
水也黑水今雲南界外經交趾安南而入南海河
黃河也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
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或
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視鑿若列星故名
星宿海羣流奔湊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故名
迤邐東鶩成川名赤賓河有西南來名亦里入
又水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有西南來名亦里入

赤賓其流漫大始名黃河又東流岐裂八九股漸
至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崙也自崑崙南
行漸遠有水西來名二納水合哈喇譯言細黃河也
又水南來名乞兒馬出名二水合流入河：北行轉
西至崑崙北流沙東又北流至貴德州地必赤
里龍門今西安府韓城縣東二里五里今河南府
南府城北七十里洛水交流之內今河南府
華縣之東過洛入大河徑今直隸大河則自西而東過
之故曰東過洛入大河今直隸大河則自西而東過
里黎陽又名冒瀆山絳水出冀州之域今山西潞
安府盤秀山下流經屯留縣北又東流入潞州
境合潞漳水大陸邢趙深三州之地九河一徒駭
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燕六簡七潔八鈎盤
九南津蔡傳合簡潔為一而曰其一則河傾會於
非也逆迎也勃海之地充冀最下處九河之經流
此言迎會九水之河由北而南為漾于海也漢自漢中
府城南三里發源嶓冢初出為漾于南合沔東流為
漢水又東至湖廣襄陽府均州城北北四十五里會于滄浪
之水亦湖廣襄陽府均州城北北四十五里會于滄浪

漢雍雍皆今承天府之地北江由毗陵入海大別
漢陽府東北漢江之右魯山又名翼際山彭蠡即
鄱陽湖今江西境外長江發源于北西經平羌縣界流
四川嘉定州境西別流于楚蜀者澧水出今岳
統鳥尤山下沱江之別流于楚蜀者澧水出今岳
廣常德府武陵縣西至長沙西北入江東陵今岳
州府巴陵縣也中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為滎波之
山東過孟縣西南入河復出河之南溢為滎波之
水澤亦充州府曹州界汶北汶州府也源發山東泰安至
荷澤亦充州府曹州界汶北汶州府也源發山東泰安至
州西南流至兗州府故道東北流經陰汶上縣界又西
至東平州注濟河故道東北流經陰汶上縣界又西
北至濟南府界沂入海淮水出唐州沂桐柏東會泗沂
相敵泗出陪尾沂出兗州之尼山沂入泗：會泗沂
自淮浦入海渭水出鳳翔府渭源縣南谷山鳥鼠
同穴之西北流過寶雞縣南又東過扶風岐山縣
入西安府界灃水出西安府扶風縣終南山東
至咸陽入渭涇河發源平涼府界鄠縣終南山東
醴泉涇陽至高陵縣入渭漆沮水沮出扶風古漆縣
西北經同官縣至耀州南合沮水沮出扶風古漆縣

延安府宜君縣至耀州富平縣合漆河自同州朝

水亦出熊耳山源亦出河南澗池縣白石山東流經

新安洛陽入于洛蓋水性趨下皆有其必由之故道

禹特因其自然之勢去其壅塞循其脈絡而利導

之無事是謂行其考補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

海國又西迤一源出于闕國南山陀與流蔥嶺河合

而東注蒲昌又西北流注于河且未國北迤于闐

東北流分為二水枝流出于焉之東南迤温宿國

樓蘭城而東注又東注于渤澤又賓城南又東迤

煌酒泉張掖郡南又自東河曲迤西海郡南又東

迤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迤黃川城河永又東迤石

界左合二川南來流入河又東迤黃川城河永又東迤石

城南左合谷水又東北迤黃川城河永又東迤石

廣遠城北注之合鳥頭川臨津城北迤白土城南又東

左會南土川水又東迤鳳林北會西川右合二水又迤左南

野亭南又東迤鳳林北會西川右合二水又迤左南

城南大河又東迤赤岸北會西川右合二水又迤左南

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迤石城南又東迤過榆中

縣東北又過天水勇士界北又東迤武威媪園縣東北

田山麥田城西又北迤安麥田泉縣故城西北迤麥

之山東西又東迤昫卷縣故城西北又東迤高平水注

西河又東北迤富平縣故城西北又東迤薄骨律鎮城又迤

典農城東北迤富平縣故城西北又東迤薄骨律鎮城又迤

東山又與西北枝津又東北臨戎縣西又東北臨戎縣故

崖山又與西北枝津又東北臨戎縣西又東北臨戎縣故

南城西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謂之銅口東也西溢于城

臨河縣故城東逕陽山南又東流為北河東逕高關南自

朔方縣故城東逕城東北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

宜梁縣之故城南出焉又東逕副陽城南又東逕石門水南

又東逕固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

屈南過雲中棹陵縣南又東逕沙泉縣北從縣東

二縣之南過沙陵縣西而流白渠定襄之南入棹陵

水南入焉又南陽縣東又東端石縣西又南諸水注之

縣之西中陵縣故城在東南得離石水隔越重山又南

過土軍縣西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又南得大蛇水又右

逕蒲城東又南過焉河又南為屈縣西又南得鯉魚

西谷傍又南蒲水又南獵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

又南至龍門山原東又南岨谷水注之南右合暢谷

陶渠水西又逕徐郟陽城東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過

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歷船司空與渭水會

又東合玉澗水注之北縣南東逕樂澗水注之全鳩

河北城東合柏谷水又東右合樂澗水又東逕湖縣故

陽縣故城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大陽縣南又東逕砥柱間

之右則嶠水注之河又東至鄧清水東千嶠之水注焉又

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東千嶠之水注焉又東

與陰教水合又與滹沱水合又東過平陰縣北之湛水又東注
 平陰縣北西會滹沱水又東過平陰縣北之湛水又東注
 來注之河洛水又東注陽縣北又東注平陰縣北又東注
 北又東注洛水又東注陽縣北又東注平陰縣北又東注
 水入焉又東注陽縣北又東注平陰縣北又東注
 西水北流注之東沛水注焉又東注平陰縣北又東注
 大河任山下南對玉門又東注平陰縣北又東注
 又東注五龍塢亭北又東注平陰縣北又東注
 東北注卷之扈亭北又東注平陰縣北又東注
 縣北注東沁水從之東岸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
 德縣北注東沁水從之東岸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
 濟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南又右注滑臺城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涇涼城縣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津故瀆東北注咸城西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陰安縣故城西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涇平邑郭西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丘堰至于大陸北播于元河之故瀆自沙丘堰

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西又屈注其北大河故瀆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又東注甘陵縣故城南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北絕屯氏三瀆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原高縣故城西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縣西出為屯氏河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北注東城東注廣宗縣故城南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瀆又東注長樂郡武彊縣故城南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又東注長樂郡武彊縣故城南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棘津亭南張甲故瀆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氏別河東枝出焉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故城南清河郡北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武城縣故城南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別瀆又東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屯氏別河東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瀆又東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氏別河東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北瀆又東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涇陽信縣故城北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淇水入焉又東注

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東北於
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
平原界又有枝渠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
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
南馬河東北逕其城東故瀆廣西又東北逕臨齊城
南始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西又東北逕臨齊城
丘縣故城北東逕樂陵縣故城西平昌縣故城北
故城南東入海屯氏河故瀆又東逕別河東逕甘
之信鄉縣故城南海屯氏河故瀆又東逕甘陵
北逕靈縣北又東逕靈縣南東逕靈縣東入郟縣
承大靈縣北又東逕靈縣南東逕靈縣東入郟縣
而城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稱也又東逕郟
犢河東北至修入屯氏考瀆謂之口三十州志曰郟
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有
水東逕鐵丘南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
陽津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河水又東
逕城縣北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為郭口津河水又東
栗津左會浮水故瀆故瀆東絕秦亭河西又東逕五

鹿之野浮水故瀆又東南逕國邑又東逕衛國縣
故城南古斟觀浮水故瀆又東南逕國邑又東逕
出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東西而河東北有漂水出焉
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東西而河東北有漂水出焉
過東阿縣北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又歷
柯澤逕阿縣北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又歷
荏平縣西與鄧里渠上承大河于東阿縣西逕礪
城西又與鄧里渠上承大河于東阿縣西逕礪
東阿縣故城北又東逕東阿縣故城北又東逕
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與將渠合又北逕荏
北流四瀆津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漂水又東北博
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漂水又東北博
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左與漂水隱汶城又東南
逕王城北與黃溝同注川澤左與漂水隱汶城又東南
陸東出于高唐縣大河右也東注漂水矣漂水又
東北逕援縣故城又西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
逕澤陰縣故城北東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北
逕崔氏城北東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北
微君伏生墓南又東逕建鄆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界東邠城北又東北逕建鄆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為馬常坑又東北過楊墟
縣東高河出焉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故城南又東逕
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又東逕初鄉縣故
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又東逕初鄉縣故
城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流
又分為二水南水逕謂之高唐縣故城北西水又逕
薄瀆大河又東北逕謂之高唐縣故城北西水又逕
城臨側之河湄棗溝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歷長堤
溢世謂之甘棗溝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歷長堤
縣北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而東北為鹿角津東
北逕般縣樂陵初鄉次縣故南馭次河：水乘
逕澤陰縣故城北又鄉馭次縣故南馭次河：水乘
從西北來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
龍門以濟新安程氏曰導河自積石以下未至
當畧也既及龍門則在冀南至于西故陰者致其詳以
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冀南至于西故陰者致其詳以

也東過洛汭至于大任則又自其直北正逕
言之也北過洛汭至于大任則又自其直北正逕
言之其叙記之甚明故可據之以攷世傳地名當否
也河至慈州之文明城縣孟門山是為入龍門至絳
州汶水合河之上為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
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鑿痕跡漢說皆以
為禹實鑿之以過河行華山之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
者不止一處也河行華山之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
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擊故曰折潼關底柱屬陝
在以此其閼地為河流潼擊故曰折潼關底柱屬陝
西峽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則曰底柱立為三
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立為三
如石門故又曰三門賈遜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
鑿此石而通河使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為
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洛水至洛州華縣
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為可記也洛水至洛州華縣
東北入河其間為油也洛者既言在洛水之內也南
之北其間為油也洛者既言在洛水之內也南
水入河薛瓚杜佑以渭河內正黎陽山為大任兩山皆
為大任薛瓚杜佑以渭河內正黎陽山為大任兩山皆

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為張揖之當
者蓋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無險礙如龍門底
與之河將東流而非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
阜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
柱之須陸又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
降水大須陸又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
言邪臣故于自瓚佑州有取正者為其理有當焉耳鄭康
成以淇水之自瓚佑州有取正者為其理有當焉耳鄭康
元己自覺又遂改屯河引之無降名也證鄴道元既已仍
襲其說尋又覺屯河引之無降名也證鄴道元既已仍
屯之河名稱曰北應古降降既已明有降且有失審究者
經之叙河曰北應古降降既已明有降且有失審究者
過設使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亦無有因漢河決溢南有迹
道設使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亦無有因漢河決溢南有迹
記此河位置者而况漢河亦無有因漢河決溢南有迹
逕于漢河支派則豈非重復之誤邪此其誤之河所
起不出乎臣之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山川皆
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山川皆
自劔而荆舟以徒駭間相去三誤百餘里今之論九河移曰

徙皆不離此域閩並亦言河決率常于平原東郡
左右其地形下閩禹治河時本空此以為水隈
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九河實地而謂充在九州最
二河而放言雖未離乎此者一為九事情之實也彼其
狹地不能以受多水則裂一為九事情之實也彼其
過也且使禹而欲為九河也其必慮一河不能
容受而泛冒旁地也慮其泛冒則其必慮一河不能
地可豎其分殺海水甚近者乃始為之所施救也術於無
不為豎其分殺海水甚近者乃始為之所施救也術於無
用常空地比地以智待水乎故閩並所聞以為禹治河
時常空地比地以智待水乎故閩並所聞以為禹治河
者信矣本朝李垂上河書曰兩漢而下屢欲北求九
河故道而疏之今考上圖志九河並在下平而欲北求九
河壞漕滑未至平原而後行河者皆不能及也或垂之
若言深究事漢以行河者皆不能及也或垂之
九河既道與濰淄其道不道之九河同既曰播也自昔有
其跡今復其故也其不道之九河同既曰播也自昔有
數之則為九過因此從而疏瀾之衍如道山無復江淮然
度不能回轉也因此從而疏瀾之衍如道山無復江淮然

因其勢而利道之使循其道不致泛濫妄行則其
 流淪者效矣是以謂之既道唐人顏籀實常言之
 意正如此不必謂為九跡今復乃得謂之既道也
 非一河能容故播為九既已為九安有一水能受
 九河而名謂之逆河也曰此皆水之變非可以常
 言也漢世謂之渤海者既古充冀最下處矣逆河
 者又當九河之故猶可下處九數為之至于逆河
 者水不能九河之故實已與海合不止望洋向若
 而已唯其尚
 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者傾會焉雖其兩旁尚
 有涯岸其實已與海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唯其
 未為海也故未大故名之本其海雖命之曰逆河
 者言迎受九河之河也本其言想其處是且播且
 逆皆于海濱窪地恣為分合非可用他處義例商
 度故曰水之變也非禹而實為此也蓋天下事固
 有近似而可相發者後世漁陽之泉州雍奴去
 海不遠冀北境之水聚注其地清湛巨易濡沾漣
 滯沱隨所遇窪下溢流旁出鍾為藪澤其支脈注
 受不復可辨說者謂為九澱其多至九又十有九
 尾也夫水之鍾為澱其多至九又十有九豈有派
 功而陂蓄之者哉水聚而地卑其藪澤之多固
 其所也水經至此不能別為何水何名而緬以
 派之河目雖多尚九河合一條可指故立派以之
 河受九道而一之不復更有派別則以迎受命之
 其迹雖殊理則一也雙溪王氏曰九導以川皆決而
 委之于海則天下之水注而北莫大于河在西南其
 入東于海則然百川之東注而北莫大于河在西南其
 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淮濟亦
 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淮濟亦
 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自北而南也淮濟亦
 氏曰黑水地志出捷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
 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凡四曰區江唐
 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唐
 西珥河曰麗水曰彌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
 水者即古之麗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
 州西邊皆以麗水為界是麗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
 于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直出
 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為東之水既入于南海漢岷
 山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麗水而麗水之入于南海也

功而陂蓄之者哉水聚而地卑其藪澤之多固
 其所也水經至此不能別為何水何名而緬以
 派之河目雖多尚九河合一條可指故立派以之
 河受九道而一之不復更有派別則以迎受命之
 其迹雖殊理則一也雙溪王氏曰九導以川皆決而
 委之于海則然百川之東注而北莫大于河在西南其
 入東于海則然百川之東注而北莫大于河在西南其
 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淮濟亦
 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淮濟亦
 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自北而南也淮濟亦
 氏曰黑水地志出捷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
 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凡四曰區江唐
 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唐
 西珥河曰麗水曰彌若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
 水者即古之麗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
 州西邊皆以麗水為界是麗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
 于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直出
 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為東之水既入于南海漢岷
 山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麗水而麗水之入于南海也

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其地也程氏曰
 樊綽以麗水為界其地也程氏曰
 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
 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漢池
 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嶺時其地古有漢水舊
 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
 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東似榆葉積漬
 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
 宕昌即三苗之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為相
 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大伍之叙于三危者又為相
 張揖以為德無此山鄭玄以為不再修武德臣瓚以
 為修武之德無此山鄭玄以為不再修武德臣瓚以
 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伍也按黎陽山既非從東折
 欲趨北之故禹記之若成阜之山陽山既非從東折
 比之已大近東距澤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
 油既已大近東距澤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
 者為是澤水曰周時河從磔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
 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從磔磔至漢又改向頓丘東
 南流與禹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故大
 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為故大

莽河非也古澤瀆自唐貝州信都城北入南宮貫穿
 信都大抵北向而故河于信都之北為合北過
 洺水之文當以海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
 兖州逆河意以海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
 則為一其分播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
 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
 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
 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
 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
 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
 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于莫賀延積尾
 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
 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
 赤益遠它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
 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
 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北方而荒遠在所畧也
 龍門而經但一書積石不言北方而荒遠在所畧也
 陰記其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柱又詳記其東向
 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柱又詳記其東向

文餘泉湧也又按唐縣志過南場城在東北漸大而東會

于泗沂也又按唐縣志過南場城在東北漸大而東會

十里禹貢導淮自桐柏者此也今胎簪山絕無泉

其源實出桐柏山比支通志畧亦曰淮水出唐州

桐柏縣大浸山東而過信陽夫據人之親見又有志

為証則禹貢自是而蔡註所引非也且水雖有伏

流之說胎簪既低于桐柏不知桑欽地厚不應如

而所見又祇是桐柏出泉不知桑欽地厚不應如

出胎簪也中都志又引風俗通曰淮廟在唐州

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今考風

俗通無有實謬論也必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

歧治平既修大原泰大音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覃

含切至于衡漳行切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本

惟中二句錯在厥田厥土惟白壤切仍兩厥賦惟上上錯

厥田惟中中厥貢島夷皮服貢今脫厥夾石碣石入

于河與鴻都石經同當從之集說此下叙水土既

道之平既修大原泰大音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覃

潞安汾遼沁澤及直隸順天府保定河間真定

順德廣平永平隆慶萬全大名元城南樂魏滹滑

禹于東太此導之也覃水懷今其右淇水出內縣平地方孟津
之東于太行導之也覃水懷今其右淇水出內縣平地方孟津
懷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力為難禹皆平治無復沮
如之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一曰清漳出樂平縣
濁漳出潞安府城西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一曰
東北流至襄垣黎城與清漳合恒水出真定府曲
陽縣北岳之北谷衛水亦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十
里入滹沱河從趙深三州廣道之作即辨秩東作也
白者土澤之色壤者土之高賈一曰無塊者也賦以出財
山林川澤之利取之商賈曰山陵宜翟雉之
物二曰山澤宜魚龍鱗之物三曰丘陵宜翟雉之
羽物四曰山澤宜龜鼈之介物五曰原隰宜虎豹之
市之羸物及山林之宜柞栗之阜冀為帝都天下利
商賈為第一等錯離也聖人酌量有微取或第二等或
第三等取不必盈其上也冀州數也高水患特少然山
多土瘠故田為中得粟五斗斛則納于公者五
斛而已所謂十謂賦出于下田之中正聖人重農恤民之
仁也舊說乃謂賦出于下田之正聖人重農恤民之
乃第一等雖紮紂之政不如是之虐也孔子曰藉
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田者
野外之畝農民所耕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田者
九等十而征一所謂藉也里者市井之地商賈所
集量其有無計其贏縮而隨時低昂亦十而征一
所謂錯也此言見于國語則田自田賦自賦不征一
因也明矣孟浪妄言以誤萬世將使暴君污吏得
人之訓而孟浪妄言以誤萬世將使暴君污吏得
以藉口重困農而己哉庶幾無窮之害豈特註本
草誤殺一重困農而己哉庶幾無窮之害豈特註本
無所貢唯納鳥夷所獻而己鳥夷北荒山棲之
夷獯鬻之屬皮服狐貉羔豹之裘鳥夷習于獵
射食其肉而衣其皮遂以相夾故石今順天府遵
化縣西南二十五里兩山相夾故石今順天府遵
北而西故陸行由夾碣也考補景迂疆界者所以
石乃渡河而入于冀都也考補景迂疆界者所以

多土瘠故田為中得粟五斗斛則納于公者五
斛而已所謂十謂賦出于下田之中正聖人重農恤民之
仁也舊說乃謂賦出于下田之正聖人重農恤民之
乃第一等雖紮紂之政不如是之虐也孔子曰藉
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田者
野外之畝農民所耕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田者
九等十而征一所謂藉也里者市井之地商賈所
集量其有無計其贏縮而隨時低昂亦十而征一
所謂錯也此言見于國語則田自田賦自賦不征一
因也明矣孟浪妄言以誤萬世將使暴君污吏得
人之訓而孟浪妄言以誤萬世將使暴君污吏得
以藉口重困農而己哉庶幾無窮之害豈特註本
草誤殺一重困農而己哉庶幾無窮之害豈特註本
無所貢唯納鳥夷所獻而己鳥夷北荒山棲之
夷獯鬻之屬皮服狐貉羔豹之裘鳥夷習于獵
射食其肉而衣其皮遂以相夾故石今順天府遵
化縣西南二十五里兩山相夾故石今順天府遵
北而西故陸行由夾碣也考補景迂疆界者所以
石乃渡河而入于冀都也考補景迂疆界者所以

考補景迂疆界者所以

尊地禹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九峯蔡氏曰冀州帝都
 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
 雍四海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焉言予決九川
 之水以距海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流其勢讀
 為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于此詳之周官大司徒
 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
 均之法辯五物九等制不以先于辨土也然辨土之
 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然辨土之
 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
 之法辨剛用以牛走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糞
 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
 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而辨其所當用也其多者論也
 沛河惟兗州濟沛非今作九河既道去雷夏既澤澨沮
 會同沮澨于容切桑土既蠶族含是降丘宅土厥土

災墳厥草惟絲厥木惟齒今提遙切厥賦惟上中錯

賦今作厥田惟中下今本此句錯作十有三載乃

同載有音宰厥貢棗絲今作漆厥匪織文匪今浮于

沛深許合達于河集說沛出今兗州府汶上兗州

隸大名府清豐縣內黃縣東明縣山東兗州府鄒

縣滕縣城武縣曹州曹縣定陶縣金鄉縣濟寧州

嘉祥縣鉅野縣鄆城縣東平州及東昌府二州十

二縣之地是也道順其流也河源一本一而禹于兗

州平原就其卑窪之府濮州東南百里順其趨下之

性雷夏今山東昌府濮州東南百里順其趨下之
 鍾方洪水橫流而入于澤不能受亦泛濫犇潰
 故河疏而後雷夏為澤也澨水不出曹州陰溝東至
 蒙山入于泗其下流為江出濮州之陽會者水之
 合同卷而一也蓋由曹濮而同入于泗耳桑土宜
 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
 而後可蠶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

皆依丘陵而居至是乃得下居平地也墳者土第

四等如其田則水患初退地廣十人稀故其農稅為第

者謂與商賦同然後徵其稅可三泰宜桑故以泰絲為

貢匪以篋也竹為織文幣帛之有文者承高唐以

州西貢賦渡三都冀州三面距河故考補曰灑即汴

沮即睢水新安程氏曰濟汴受河在秦漢成臯榮

是合流時多分派時少又歷世水派數易故辨正

最難此非獨後世然也西漢之史未立汴名而汴

濟至明帝時已雜稱無別矣蓋永平十三年汴渠

成詔曰自汴渠決敗東侵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

中漭濘廣溢莫測折岸充豫之民多被水患今改

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

北漸就墳壤據此詔所叙渠未修復則充豫受害

及水循故道則陶丘土見詳其方域皆非汴流之

所得注也濟汴固皆同發於豫而益東則分行徐

充一南一東不同道也此詔所指充與陶丘乃唐

世曹鄆濮景之地正考古充境而無一或涉乎徐則

安得而言汴渠也臣考之載籍固知其誤猶疑漢

比後世最為近古或者其時汴濟同為一名而後

世不得究見邪則必得漢世舊語為証乃可以審

知不謬蓋因王景傳兼書濟汴兩役後一景役有濟

渠一語載張汜奏牘中而後然自信也景之傳

曰建武中陽武縣修張汜言河決日久武已發卒起功

矣用樂俊之歎顯宗以息民役遂中止永平中渠益

東侵充豫怨歎顯宗以息民役遂中止永平中渠益

功乃詔與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以東至千乘海

口千餘里明年而渠成此王景傳所書之是也夫

此二役者皆在永平又皆在後景之儀既已訖其功

役所加浚儀渠在先濟渠在後浚儀既已訖其功

不為患而濟渠方且東侵樂病豫充以其水害所

被而辯其地因其功役先後以驗其名則漢詔汴

渠之語最為詳而不能疏別條理臣于其間深探元

書汴濟最詳而不能疏別條理臣于其間深探元

放然後僅得樞要蓋凡成臯萊陽諸水大抵既至陽武而後分派以為東南兩流則汴濟明別之地也其在陽武之南望大梁歷中而注于圃田澤謂汴其東穿封丘而逕定陶丘以終入于海者是為後世清河而定陶者正古陶丘是古濟正逕也此鄙氏所載唐與張記所奏為榮口斷絕而皆相應可信用者也若夫唐高宗間以奏為榮口斷絕而皆相應可信用者也若夫唐高宗間以奏為榮口斷絕而皆相應可信用者也

先王之制田賦異徵明矣孔穎達謂蠶于田而蔡傳因之是以魯哀之虐政為神禹之成法也又

不知貞字乃上中錯之誤而訓貞為正以薄為正也夫既薄之為正則九州皆當從薄而充十三年後亦不當加賦使同它州聖人何皆以不正行之哉且曰同于它州則冀賦上青賦中上徐賦上中揚賦下上荆賦上下豫賦上中梁賦下中雍賦中下賦不同如此竟以何州為準乎蓋冀充皆賦高而于田故叙賦是在田上迂滯而不錯簡誤字海岱惟青州

嶠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

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敝知海物惟錯岱畎絲

泉鉛松怪石專鉛夷萊夷作牧厥貢縠絲劔切浮于

汶音達于涕濟今非集說岱泰山青州東北至海西

州二州府二縣青州府一州三縣登州府一州七

穀東河三縣源之地是也嶠夷見帝典略者經略為

入海淄水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流達臨淄至

壽光縣入泲水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青

州田第三等稅亦第三等如私家每畝得粟八十

斛公取八斛商賈所賦之財第四等故叙田于賦

上也鹽者莫鹵所成絺細葛布海中煙蛤羸蠚之

類凡可食者謂之海錯畎谷也臬苧麻怪石似玉

齊風充耳尚之以瓊華瑋瑩蓋以為士服之飾者

五物皆產泰山之谷萊夷萊州之夷水既平皆

即此州以耕作為繒甚鞫其服王化而獻其物也

桑所出山繭為繒甚鞫其服王化而獻其物也

萊有之故萊夷以匪承之而貢于帝都也汶水出

沂山東麓流注沂水縣西南入濟水而達于河與

兖州貢道相通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

而至于冀也既瀦音朱今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

其藝大野既瀦音朱今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

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

畎夏翟音嶧陽孤桐亦嶧音泗濱浮磬淮夷墳珠暨

魚賓切厥匪玄織縞縞格老切浮于淮泗達于河

集說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西至泲今

州

東

縣

天

長

縣

宿

州

靈

薛

縣

淮

安

府

清

河

縣

安

及

出

豫

州

之

境

至

徐

揚

始

大

其

泛

濫

為

患

尤

在

于

徐

故

禹

決

淮

必

于

徐

也

沂

水

南

至

下

邳

西

南

入

泗

蒙

山

今

費

縣

西

北

七

十

里

魯

之

望

也

孔

子

登

東

山

而

小

魯

即

此

羽

山

北

今

海

州

顛

榆

縣

西

五

里

祝

其

城

既

藝

言

水

患

除

而

可

種

藝

也

大

野

即

今

鉅

野

縣

水

蓄

而

復

流

者

謂

之

瀦

蓋

沖

水

自

乘

氏

縣

分

為

二

一

東

南

流

為

荷

一

東

北

流

入

鉅

野

澤

故

曰

既

瀦

也

東

原

今

鄆

州

在

濟

水

之

東

北

流

入

鉅

野

澤

故

曰

既

瀦

第

二

等

稅

亦

第

二

等

如

私

家

每

畝

得

粟

九

十

斛

而

公

取

九

斛

商

賈

所

賦

之

財

則

第

五

等

故

列

賦

于

田

之

下

也

五

色

之

土

以

封

諸

侯

東

青

西

白

南

赤

北

驪

中

豐

羽

也

五

色

之

土

以

封

諸

侯

東

青

西

白

南

赤

北

山今郟縣其相陽則音清孤則體直乃中琴瑟泗

水出今浮磬石露生泗水之旁不根其土石則質潤而

音清今靈璧縣所產是也墳大蟻其珠圓瑩以綴

屬旒以貢祭祀立本產南海淮夷采之以貢魚魴鯉之

經白緯曰織以為禪服純白曰縞可以為大祥之服

皆繒也泗至大野而合涕與淮皆可以為大祥之服

于冀考補景廷龜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

州也冀考補景廷龜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

知底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

者以其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淮海惟揚

濟東國之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州彭蠡既潞易鳥攸居作陽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篠蕩既敷篠蕩待朗切廠草惟天切依驕廠木惟喬廠

上惟涂泥涂今廠賦下上上錯時掌切之上廠田惟

下下今本此句錯廠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蓋革

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廠貢織貝廠包橘櫟錫貢櫟

宥切今沿于江海專切達于淮泗集說揚州之域

南至海今南京應天府七縣揚州府三州七縣鎮

江府三縣常州府四縣蘇州府一州七縣廬州

府二州五縣安慶府六縣太平府三縣池州府六

縣徽州府六縣和州一縣濉州二縣松江府二縣

廣德州一縣及淮安山陽縣鹽城縣浙江十一府

一州七十二縣江西十三府一州六十三縣之一地

皆是也易鳥雁也八月自湖北來集鄱陽千萬成羣

三松江易鳥雁也八月自湖北來集鄱陽千萬成羣

具區之藪也小竹實心曰篠大竹濶節曰蕩敷

者水去而竹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涂泥淖土

也下上錯者賦商之財雜征第七等第六等相間

而取之水淺土薄故田為第九等私家每畝得粟

十斛而琨美石似玉以飾瑚璉篠銅也白玉曰瑤以

飾冕佩琨美石似玉以飾瑚璉篠銅也白玉曰瑤以

簡策符節為簫管之用象豕以為為環笏兕革以為介

宵鳥羽以為為旌翟獸毛以為為綏剡楸梓豫章之木

以為為宮室器械之需島夷東南海之夷卉草也

莎蕉之屬織貝五色木綿織成花布謂之吉貝包

襄也順流曰橘大曰柚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

常也順流曰橘大曰柚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

徐州之河而考補江為中蔡氏曰按燕氏謂岷山之

至于冀都也考補江為中蔡氏曰按燕氏謂岷山之

章既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

者既有中北二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

比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燕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

別之說禹之治水大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辯味

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

以惑人故併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

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

雖大亦畧江漢荆州而下安于故道無俟濬治故

在不書况朝宗于海荆州固備言之是荆及衡陽

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是荆及衡陽

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朝音九江孔殷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厥土惟涂泥厥賦惟上下惟今隰厥田

惟下中今本此句錯在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杮幹栝柏杮出淪切礪砥砮丹礪音利砥音惟筍

籟搭音筍路丘尹切籟戶籟三邦底貢厥名包匪菁茅匪切

菁切厥匪玄纁璣組九江內錫大龜內今浮于江

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集說條荆州之域北距南

之陽今湖廣武昌府一州九縣漢陽府二縣德安

府一州五縣襄陽府三縣承天府二縣黃州

府一州七縣荆州府三州十縣岳州府一州七

縣長沙府十縣寶慶府一州十縣岳州府一州

州八縣靖州府二縣沔陽州府一縣郴州五縣辰州及保

靖江漢之地趨歸于諸侯春見于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南入大枝江雲夢二澤今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

賦高之財第三等田視二斛而已木似樗可為

最麤以柏木柏葉松身可為棟梁細可磨為玉器小礪石

堅銳似荆而赤鐵丹今著辰而直亦中矢堅竹中矢苛

西陵二鄖三肅慎皆澤濱之國所產茵蔯蒿陽縣東

名聞故以鄖為貢匪匪也菁茅出辰州府麻陽縣東

之百四里苞茅山其茅三脊以供祭祀縮酒灌地

類組以貫佩者大龟以封諸侯徑尺二寸所謂國

之也洛至冀之南河而達于帝都也流過豫

官大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地方八九百里跨江南

北華容枝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南

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

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

見而己夢作人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

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潴滎夷

導洿澤荷紀被孟諸今作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龍

切厥賦錯上中厥田惟中上今本此句亦錯厥貢

洛達于河

集說

大豫州之域西南開封府六州三北距

縣彰德府一州三縣衛輝府三州十縣懷慶府六縣河

南府七縣襄陽之均州皆其地也波水出婁涿之山

比流注于穀今河南府永寧縣北七十里被覆也

孟諸今開封府虞城縣西北荷水衍溢導其餘波

者立而私家每賦可商之財雜出二解公取六斛故當叙

四等賦之命而後約之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逕自

亦待錫命而後約之豫州去帝都最近東境逕自

洛而後至河則浮于考補濟水自蔡氏曰滎波二水名

倉東行絕河南溢為滎在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

復過之鄭康成謂滎水受河平也滎陽民猶謂其處

門也滎澤鄠道元曰禹塞滎水于滎陽下引河東南

以為滎澤濟水曰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南

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

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渠其實

一也波水周戡方豫州其川滎雜之山浸波波兩雅

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波水出其

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

為一水者非也蒲陽林氏曰按荷澤是孔氏以滎波

下必先導荷澤者孟豬在下必上流順治則下流

可得而平矣荷澤上澤洋溢奔潰未有所歸治而欲下

澤平治者未之有也故先導荷澤荷澤治而華陽

孟豬亦無事于後治矣故孟豬不曰導而曰被也華陽

熨水惟梁州華去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聲蔡蒙旅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為漢東南流為河至此十漢中府四行由西漢河絕水道

渡曰亂言桓夷貢此五清劉子曰蔡傳誤以和夷為

于亂桓之河之下尤非蓋古蜀方言和桓同音異水

西河惟雒州今雒去聲雍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屬漆

沮既從灋水攸同容灋敷荆楚既旅作歧今終南惇物

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

叙崑崙析支渠授西戎即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

上下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琅音求琳音林

織皮今本織皮錯在崑崙之上而崑崙析支渠授徐本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集說州雒

九域西據豸水東距西河今陝西八府二十七州

肅州山連屬渭汭之州之水從者漆沮二水入渭而順

流也灋水出鍾南山合太平高安谷水東至咸陽

縣同漆沮入渭終南山今西安府城南五十里惇物

山亦西安府武功縣東南二百里鳥鼠同穴之

枝山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亦西安府城南故

三危之地今沙州亦城東南二渭南縣十里休屠澤是也

崑崙析支渠授羌義渠皆西戎之國田第一等私家

每畝所入可得粟百斛取十斛賦商之財第六

等故叙田在賦上球天球琳白玉之美者以為圭

衡而考也九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
而考也九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
所見于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
田見于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
蠻狄提封叛九州攸同四隩既宅隩於九山刊旅
服不常乎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

正辰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五百里

甸服百里賦納納二百里納銍切質三百里納結

服列籍維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

菜音二百里任邦作男今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要音三

百里夷二百里檠今施察切蔡切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東漸于海漸子西被于流沙朔南暨穀

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集說此承冀州

于渭汭之文而地勢有遠近山澤攸同者九州之

疆域有彼此而地勢有遠近山澤攸同者九州之

平成之功無彼此之句為網下文又歷言其所以同

首揭九州攸同一句為網下文又歷言其所以同

之目也曰四隩既宅則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同於

可宅豈特堯之降丘宅土雍之隩水涯之地同於

不言九者以四海之涯可言之海涯九山刊旅則九

今可奠居則遠于海者可矣曰九山刊旅則九

州之山同可祭告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
既旅也曰九川滌源則九州之川源同于既滌不
特九河既道淮沂其也曰九宅既陂則九州之
澤同于陂障而無決潰豈特雷夏既澤大野既豬
乎曰四海會同則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
歸又豈特灘沮會同豐水攸同哉如弱水既西黑
水入南江漢之貢賦必先曰六府孔修者以見貢
又納結九州之貢賦必先曰六府孔修者以見貢

賦之法立雖欲定于水賦其平也
 不賦之法立雖欲定于水賦其平也
 者言于四海會同之下又修矣此伯益之法言於六府
 孔修土則後事之相因各山有條理也土者財之自
 曰庶瘠土則非特穀土而山林川澤皆在其中庶土
 有肥瘠高下之等利銀所宜之類是也交正者雖下
 宜桑梁州地高而利銀所宜之類是也交正者雖下
 土肥瘠高下之等利銀所宜之類是也交正者雖下
 三品之瘠高下之等利銀所宜之類是也交正者雖下
 於揚州之齒革羽毛故揚以金為後之類是也
 慎者致其謹也宜漆則使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
 琳琅玕則使先交正夫庶土玕之類是也
 財賦之入必先交正夫庶土玕之類是也
 知其所言底慎財賦也制三其壤者賦也故先言庶土
 而後言底慎財賦也制三其壤者賦也故先言庶土
 州之穀三品亦有肥瘠高下如雍土黃壤為家貴則上品
 下之穀三品亦有肥瘠高下如雍土黃壤為家貴則上品

節下其田為上揚土涂泥為淺薄則品節其田為
 又賦為中賦之類是也中如青州之賦為中上徐州
 之賦或及于四夷如島夷之貢皮服淮夷之貢珠
 魚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如九州有賦而島夷
 萊夷淮夷但有貢篚之物而無賦也欲立田賦之
 成法於中邦必先成則夫三壤者未有未則三壤
 而後言成賦中邦與商也曰交正曰底慎者可見
 而後言成賦中邦與商也曰交正曰底慎者可見
 則地制貢隨其可見聖人而地不強其地之產無也
 各曰成賦者可見聖人而地不強其地之產無也
 封有等第而一也錫土之法不可變也錫土百姓者
 十里子男五里而錫姓之制以立其商而賜子不
 遷之宗如稷封于郃而賜姬姓之制以立其商而賜子
 姓蓋封于梁而賜嬴姓左氏云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蓋堯舜之主德因生以
 而及眾功臣皆內之也既平之田後服事也五政百里者
 言之耳眾功臣皆內之也既平之田後服事也五政百里者

優文險武
正補填

險字疑誤未寫

武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二百里揆武衛則自此以

伯舊說綱領控制其地遠于畿內雜于夷狄雖州牧侯
易之中分三百里為表二百里為禁者易也取簡
於此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荒服此為
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
以經畧之者又簡謂之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
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矣其流徙于謂之蠻
流其工于幽州是也葉流皆放逐皋人之地皋有
輕重故地有遠近云漸如漸民以仁之漸被如光
被四表則上被行下效之謂焉迹所至不惟治之風
己其漸淪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冒震于流沙則
至教于比雖止于恒碣南雖止于衡陽而南北地長
其教化則盡于四海矣聖人不言所至總而言之
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

王莽女音

王政之外四面皆五百里曰結謂之禾本全曰三百里內去

也獨于為近非者納納前銓二者而使之服輸將之事

半藁為最也外百里禾本納賦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禾

米蓋量其地而遠近而為納賦之尤遠去其穀而納

各五百里侯維也所以維衛天子也采朝廷公卿

公大夫元士采之邑也亦取于侯服則千里之畿

天子專之任邦子男小國也諸侯公侯伯而外國也

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備而外國也

所禦侯服之外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也

內則侯甸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也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王政之外四面皆五百里曰結謂之禾本全曰百里內去
 鉉半藁也半藁去皮五百里曰結謂之禾本全曰百里內去
 也王城為近非之者納納前二結而後之言也粟穀也內百
 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納賦之藁麤皮納也外百里
 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納賦之藁麤皮納也外百里
 為遠去其地而納穀而為納賦之尤遠去其藁而納
 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尤遠去其藁而納
 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天子服之采朝廷公卿
 各五百里侯維也所以維衛天子也采朝廷公卿
 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亦取于侯服則不以封而凡
 公卿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亦取于侯服則不以封而凡
 天子專之任邦子男小國也諸侯公侯伯而外國也
 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備而外國也
 所禦侯服之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也
 內則侯甸外則要荒而綏服當其中故取綏安也
 義內三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優
 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優
 文險武又有深意可知外三百里揆文教則自此以
 內凡有國者文教可知外三百里揆文教則自此以

以里外凡有國者武備可知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百外里為要服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舊說要約也其地遠于畿內雜于夷狄雖州牧于
 伯為綱領控制而其地遠于畿內雜于夷狄雖州牧于
 其中分三百里為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易之意繫者放也如繫蔡赤之繫有皋者易也取簡
 於此焉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為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各五百里為要如裳之有要也所以綏服之外四面又各五
 以經畧之者又簡謂之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
 因其俗也二百里謂之要服矣其中三百里謂之蠻
 流共工于幽州是也繫流皆放逐皋者流徙于此如
 輕重故地有遠近云漸如漸民以逐皋者流徙于此如
 被四表則上被此行下效之謂禹迹所至不惟水而
 之聲教則上被此行下效之謂禹迹所至不惟水而
 已其漸淪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漸及于流沙則
 教化漸淪于海西被于流沙則教化漸及于流沙則
 至教于北雖止于恒碣南雖止于衡陽而南北地長
 聲教于北雖止于恒碣南雖止于衡陽而南北地長
 其教化則盡于四海矣聖人不言所至而南北地長
 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以經理之錫如師錫之錫而告成于帝焉既考

平水士故以之圭為贄入觀而告成于帝焉既考

補夏史之金氏追書則禹貢一功之書夏史之追書也夫既

于書則可以推見其先後者禹貢于九州獨冀州載修

道既從其澤既緒底定是皆記其成既旅其水既

禹貢一不盡見于此矣而謂之叙山以推見何也曰

制又繼之真山經賦法通朝貢其繼之叙山以推見何也曰

川叙源委細成功第定封建別規模廣大同教化是禹八

年之叙源委細成功第定封建別規模廣大同教化是禹八

具蓋可想也而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同教化是禹八

而尤可見焉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于乘四載隨

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功之始也孟子所謂

所以先于刑定諸海山澤叙澮以先于導山是也禹

也此禹貢分叙所以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

所以有導河則壤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

其井畝疏為溝澮所以謂澮者即澮者即澮者即澮者

之畝一畝同之澮也所謂澮者即澮者即澮者即澮者

最為周密至于所謂澮者即澮者即澮者即澮者即澮者

終也分叙之浮于其水達于其水緬序之六府孔

五

平

于

道

禹

制

川

年

而

龍

所

也

所

不

其

之

最

終

其

長而况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
 崖之間往：街螺蚌之殼及石子橫亘如帶
 謂之昔之海濱也所謂自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
 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距海已千里以愚觀之此即
 夫以昔之河濱而可也此皆天賦之問即河日邊
 山日長石日凝蓋可知也此皆天賦之問即河日邊
 可考見之理其類非冰其斯人鮮不謂然則禹貢地不
 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非固相為句連貫通然其
 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形固相為句連貫通然其
 河碣之北耶夫天地常形固相為句連貫通然其
 四垂而為海有天賦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嶺
 名地之最高山之糾聚句連盤錯其南為岷山崑崙
 尔崑崙之最高山之糾聚句連盤錯其南為岷山崑崙
 岷山最大其東北為積石為綿亘紛錯河之傾朱圍
 鳥鼠諸峯其西北為積石為綿亘紛錯河之傾朱圍
 北漢行乎中國以自崑崙崑崙之北皆是也惟積石而
 渭漢行乎中國以自崑崙崑崙之北皆是也惟積石而
 以北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浩疊皆河源也趨入匈奴
 以東為崑崙崑崙之北皆是也惟積石而

嶽以至太行是為河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嶽析
 王屋皆其羣峰河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嶽析
 入河涿易寇漳恒衛之險以東至營平而為東趨
 者行幽燕之北為五關之險以東至營平而為東趨
 此北終也自崑崙崑崙之北皆是也惟積石而
 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為西傾而洮水
 諸山則為渭之源自渭源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東
 若岷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東
 即西傾而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為源又南為桐柏
 陝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為源又南為桐柏
 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終也又自西傾而朱圍
 而南分是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
 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峯又東則蜀荆山內諸山皆嶓冢
 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蜀荆山內諸山皆嶓冢
 之次也自岷嶺之東南言嶓冢以為岷山江源夾江
 而東者北支岷嶺之東南言嶓冢以為岷山江源夾江
 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涪黔趨一盤蔡諸山
 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其南支即涪黔趨一盤蔡諸山
 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東出者又盤中為衡山其
 再盤而北為庠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盤中為衡山其

安峙信諸江之源泉至分再盤魚梁嶺三盤而為比趨過新
 盤之問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閩浙北
 為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
 障中原此所出焉此以異與大抵水流者山之盛地故山盤
 而水之原出焉此以異與大抵水流者山之盛地故山盤
 連為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古今所以資于疏
 闢之功凡此其大約云爾或壅焉曰古此所以資于疏
 一也禹貢五服四距五千里何也或謂周制九服自王畿
 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周制九服自王畿
 尺不數周則盡外尺薄所謂至而經畫之外此說為近然不
 在其數應周則盡外尺薄所謂至而經畫之外此說為近然不
 亦不方應千里薄而曰五百里則九所謂五百里者舉
 旬服方千里薄而曰五百里則九所謂五百里者舉
 一不方五計百里也若周官則舉兩面通計之也王畿又其
 外方五計百里也若周官則舉兩面通計之也王畿又其
 貢所謂五百里乃二百里者乃千里也至漢地志又言謂外
 五貢所謂五百里乃二百里者乃千里也至漢地志又言謂外
 九千餘里南比視禹貢幾二千倍然攷其東西視禹貢
 幾千餘里南比視禹貢幾二千倍然攷其東西視禹貢

不盡出禹迹之外也蓋古者聖人制數以御遠近
 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甸股之數以御遠近
 高深方田之制行則無有迂曲故中邦之直積而為道
 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直積而為道
 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于周髀之經曰數之法
 始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修四徑于隅五禹之所治故
 折矩以為圓方圓出于方方修四徑于隅五禹之所治故
 天下者此矩之為之所由生也股是則測高下深淺遠近
 之蓋積矩以為之方田而句也股以測高下深淺遠近
 此禹之所疆理天下而與道里曲折之間以股之
 數密則于山川迂回之處與道里曲折之間以股之
 股之多以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
 弦直五以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
 固畫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準人迹為數不復
 論句股弦直故漢之計道里又但以準人迹為數不復
 里漢三千里準古一千九百七十里數之多而尺步長
 短之異制又不在此數也此古今里數之多而尺步長
 二也至于禹貢外薄之內此其在五服之外而後世
 候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在五服之外而後世

言者或外北者又曰南長五在九州之地為北無所展而南有所
 服之則教訓必不隆後世之為窮漢所以冀賦為九
 生聚則如訓之何曰隆後世之為窮漢所以冀賦為九
 州第雖一而在水平之後分幽并其廣可知兼堯都
 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于今地理
 三百七十五里正地自五斜七於古蓋二百里十餘里
 耳則規方千里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
 雖云規方千里以王畿然西自邠岐豐鎬為方制
 八百里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百里何則周都豐鎬
 四至大戎約餘千里而大戎自穆王之為荒服先王
 之制賓服者享荒服者王自穆王之為荒服先王
 其從賓服之享自是荒服者蓋不至則之分特服之制
 計古亦有因地而為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服之制
 朝貢之限制亦有在夏未必四遠而視近者大
 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遠而視近者大
 聖人不可拘為限制之經于中固必有通變之大也日
 者聖人不可拘為限制之經于中固必有通變之大也日

周良曰吾國史記禹既受禪九牧貢金遂鑄九鼎
 皆兩耳高一尺方腹高四尺四足高四尺口徑七
 尺第一于河外鑊九州十四川字第二鼎外鑊冀州南
 東岳陽城十萬楚界北東西三面鑊石島夷皮服
 原岳陽城十萬楚界北東西三面鑊石島夷皮服
 南形中鑊冀州九入于雷澤維沮桑土草木漆絲織
 文沛累之形北西二面鑊青州海岱隅夷濰淄鹽
 絺海錯絲泉鉛采怪石菜夷廩絲汶水之形中鑊
 沛河惟兗州至海岱于淮沂蒙羽大野東原夏翟孤
 西二面鑊徐州至海岱于淮沂蒙羽大野東原夏翟孤
 桐浮磬珠魚之形南東二面鑊揚州淮海彭蠡三
 江震澤易鳥金木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橘柚島夷
 卉服之形中鑊海岱及淮惟徐州至荆衛江漢九江
 六十四字第五鼎外南東鑊荆州至荆衛江漢九江
 沱潛雲夢杞括柏礪砥荊河伊洛澶澗滎波荷澤
 大龜之形北西鑊豫州荊河伊洛澶澗滎波荷澤
 孟諸泰泉絺紵織績磬錯之形中鑊荆外南東鑊梁
 荆州至達于河百五十磬錯之形中鑊荆外南東鑊梁

州華陽黑水岷嶓沱潛蔡蒙西頃沔渭桓夷璆鐵
銀鏤熊羆狐狸織皮之形北西鏤雒州西河弱水
涇渭內漆沮豐荆楚終南惇物鳥鼠原隰褚野三
苗三危崑崙析支渠稜積石龍門西戎璆琳琅玕
貂駝虎豹五織皮之形中鐫華陽黑水惟梁州至會
于渭內百五十七字第七鐫外南面鏤錫土姓四
北字第八荒外南面鏤東荒山攸水北至錫西荒山
七中鏤五百里甸服至告厥成魑魅罔兩之形則
鼎兩旁皆鏤四荒之怪禽猛獸魑魅罔兩之形則
王孫滿所謂使民知神彘者是也第九鼎外前鏤
日月星辰後鏤山龍華蟲左鏤虎彘藻斧右鏤雉
彘初二粉米亞之形中鐫帝曰來禹至率百官若帝
之媯文卿合而加詳謹附于此俾讀書者知先
曾祖考訂漢儒顛倒經文之謬為有據也

甘誓

正音 甘誓集說

夏同姓諸侯而冲遠云堯舜受禪相承啓獨繼父
故扈不服而征之按孟子言禹崩三年之喪畢益
辟啓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啓曰益而之啓曰
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益而之啓曰
也蓋啓自壯歲受帝舜之命嗣禹為司空作其即
位年幾七十其能敬德以繼承禹之道為天下之
所歸心已踰三紀矣乃有同姓諸侯反不服而至
與之敵戰何哉呂氏春秋又謂后相征扈而敗退
而修德則甘誓不當在五子之歌之
前二說皆未可信姑從蔡傳而已

大猷于夏了山二箇王

白髮二幸止久也斷罪

戊又此力貴神又德也

中車右擊刺不利車中御馬失者其馳驅之節皆
足以取敗祖：不利功成奏凱而歸告于祖而賞之
示不敢專也魯頌在洋獻囚其遺法也考補章貢李
耳以辱之魯頌在洋獻囚其遺法也考補章貢李

堯命舜稱虞王以揖位舜亦以命禹：受禪不復
稱帝改嗣立亦稱王而湯武因之韓退之言帝之

與王其号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唐孔氏因謂堯舜受
史記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

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
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卨周有徐

奄一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周禮鄉大夫每鄉
卿一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周禮鄉大夫每鄉

禁令而屬于大司馬所徒謂軍將皆征則各率其鄉之萬
人而屬于大司馬所徒謂軍將皆征則各率其鄉之萬

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
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啟既親

率六軍以出而抗衡豈特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怯強稔
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怯強稔

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辜而為天下後
世諸侯之戒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

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
馬之馳驅也左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

未為左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是車左右主射也揖未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執俘而旋是車也蓋左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
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

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
其職而不敢忽也仁山金氏曰甘在京兆鄠縣有

甘水有扈亭蓋西之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閩河之
東而有扈亭蓋西之諸侯也時夏都安邑在閩河之

小變矣楊文懿公曰今本甘誓曰爾尚輔予則孥汝
乃湯誓之辭誤重在此湯誓曰爾尚輔予則孥汝

天之罰予則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汝言
因當然今此既曰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汝言

意盡矣而又益之曰實衍文人祈易曉但先所謂信
與戮者其非予乎此實衍文人祈易曉但先所謂信

致疑之篤不致疑耳

考補 禹之命播棄五大康假國亡改不顧後國忘伯

背無度黎民咸貳爰大城築作為刑人不堪命乃般

眾散亡歸仁為逸金氏曰禹之德在民深矣今一丹

傳而大康始為逸豫勅民咸貳見所未見也蓋自

五帝以來聖生民所傳至啟亦賢能敬承大康尸位

而即為逸豫生民所傳未見也故疑而敬承大康尸位

舜禹以來數聖人之于民不啻棄之則母于子其在大

康猶父母死而不仁之民不啻棄之則母于子其在大

何如也民心本非易叛特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

自反者也亦可省于此矣大康在位忘反而羿入都

從之望大康以御母避難迹于洛納而不逾河而南以

而不能自返哀宗國之顛覆痛社稷之危亡窺之怨

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為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共為

之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為一章然首尾相應或共為

禹受舜禪一年即薦皋陶命啟蓋藍國禹崩益順天

先卒禹乃自巡會稽而命啟蓋藍國禹崩益順天

下之心而立啟禹未嘗有與子之意也啟之諸子

大康不肖仲康最賢啟不能如堯之知朱而與賢

又豈不能行叔以傳仲康而唯長是與故胡五峯謂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雲在棧金書

于韻不叶當集說皇祖謂禹民可近以為歌也近

從鴻都石經集說禹戒巢括協韻以代凡君

者親愛之下也者賤視之中終失謂失道一人而終

迹之失道則無以保人者當慎圖于未著之先也朽索

可危斷六馬易驚言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

禽荒酣酒嗜音作酣今峻字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亡集說寵也禽荒馳遊亦述荒者迷亂之謂酣嗜

皆無厭者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其三曰惟

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集說此章全

彼陶唐帥彼天常帥音率今有此冀方或失其行

或抗今作今行道亂其紀綱乃滅而亡集說此章全

之謂堯授舜也天常者有德德行天道而至誠無息

道外也行道也紀法度綱三綱也無其德而不行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貶厥子孫

閔石和鈞王府則有叶音荒隊厥緒今除貴切覆

宗絕祀集說此章前六句贊禹而後二句亦述禹

重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與石五和之平

見人情兩平無爭之意言禹以明之德君臨

謂輕重而矣又為戒誣曰亦荒墜厥緒必覆其

宗而絕其祀其嚴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

姓讎予作讎仇今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忸怩音尼切弗慎厥德雖悔可追鬼切集說此則五

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
討羿以羿之強借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
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尊夏固自若仲康雖立國于外然肇
位四海諸侯之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
自然則夫子于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
自振而胤侯之為王室倚重矣升菴楊氏曰胤征
本序篇潤色二語簡嚴正大真不唯頭上安頭實
子之誠佛頭澆糞朱蔡削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
乃誠千古之大快也

后承王命徂征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

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

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集說西義和之邑在平陽府岳陽縣

東九子分封于四方而留其二義伯為王官食采于

甸服之近地至大康時其裔孫首叛夏羿藉以入

冀都故仲康征之明徵定保謨訓之辭徵如度徵

之徵謂天明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計也此一語以為

網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計也此一語以為

省天戒如日食星孛冬雷夏雹亢旱霖潦山崩地

震之類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

戒于上臣能有常憲于下百官之眾各修其職以

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

明也警眾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

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

于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

之辜猶有常刑而况于畔官離次倣擾天紀者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俗除壬切畔官離

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鼓奏鼓嗇夫馳音庶人走音義和尸厥官罔聞

音

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集說以次位也官以言則亂其次

紀治之職謂歲日月星辰之居位也治擾亂也天

命義和曆象日月星辰之紀焉遠和者世守其職

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遠和者世守其職

一司之也辰日月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也日月

則月光復正滿而為望後晦前各十五日東西同度南

北同道則日月抗日而為之食仲康元歲建戌對同

度同道則日月抗日而為之食仲康元歲建戌對同

見故曰辰弗集于房乃天地大變君弱臣強之象

音奏進鼓絃而擊之也禮日食則樂官無日審而於

鼓于社射四方以責也音夫抗易之臯諸侯用幣於

社伐鼓于朝以自責也音夫抗易之臯諸侯用幣於

府以史晉徒之在官者皆供救日之百役曰馳曰走

者以下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為曆象之官尸居

其位若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神農黃帝皆有典籍亦

特訓之類也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

朔先苟有先後之差不赦不及謂曆象和甘為天時雖治

其官苟有先後之差不赦不及謂曆象和甘為天時雖治

使夏王當伏後時之誅鳥可不告于今予以爾眾士

命火災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

渠魁兼職切勝從罔治脇虛業切從舊染汚俗汚音

咸與惟新集說將行也崑崙山逸過渠大也言炎火出

崑崙不辯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

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焚之其害有甚于猛火

不辯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己脅從之党

則不周治之舊染汚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誅惡宥

善王者考補而九峯蔡氏曰天子計而不得天子討

之師也若五伯征義和得諸侯教憤其辭曲其義迂

義明非若五伯樓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

也按亂至是始稱義和之舉止語則知其畔官離次

天紀至是始稱義和之舉止語則知其畔官離次

止于廢時亂日也必聚不逞之入崇飲私邑以言

亂党助羿為惡者也亂后但征隱其叛逆而不言

者以蓋正名其辜則必鋤其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

足之鳴呼威克厥愛允濟去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爾眾士懋戒哉集說謂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

其功之不嚴成誓明師則信其復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

其勉力戒戩子而昭明變子胤侯遂嗣天官之職後二

之仲康命禹子而昭明變子胤侯遂嗣天官之職後二

年羿滅伯封非特與王室爭諸侯實以殄其母家

也然羿尋為寒浞所殺浞亦卒為少康所誅而少

康中興禹仲康之遺德哉考補者毀胤征其言

豈非神禹仲康之遺德哉考補者毀胤征其言

有八妾夫義和亮有夏之賊臣也說者乃謂義和雋

羿而忠夏謂仲康者夷羿之所立而胤后者黨姦

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胤后者黨姦

其君也蓋因而義和誠不忍未之心乎操懿之行也然

而天下之事多由仲康于致辯之不早則將樓其柄而

號制于天下矣仲康于致辯之不早則將樓其柄而

夜初周昌投幾之以命胤茲乃先漢文帝自代入立

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也夫義和蓄其反德嘯下類囊

橐而崇飲于私邑其將以俟彙而罔不軌也久矣

渠魁脇從叛夏之迹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

蕪之謂之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

蕪之謂之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王凌

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回皆以忠于王室而不順已之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人之所以取名義和統存者豈理也哉夫以先時後時為羿所以名義和之存者豈理也哉夫以先時後時為之惡以威克厥愛為任刑之事以脇從汚染為文致之辭其果然邪爾眾士同力王以脇從汚染為文一天子威命則侯之忠忱見矣豈樓諸侯假王命者語皆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仁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仁之謂邪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祝史請用幣乎止君始此能征而徹后之能戰也使非聖人者誠以見仲康之能立而徹后之能戰也使非聖人者誠以見且存則得與將翼使嗣之典並傳不朽而徹矣之而言又得與將翼使嗣之典並傳不朽而徹矣臯略亡之知懼邪仁山金氏曰或問義和世俾亂臣賊子之知懼邪仁山金氏曰或問義和世俾亂朝過失職耳何勤徂官離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

曰沈若恐弗勝何也曰義和畔夏即羿者也意必

有聚眾拒命之事焉故下奉辭伐臯不名其為賊也

而止于責其不戰也曰先王之制官各有其職為

始亂乎曰世其擾天紀之亂授時曰自顓帝以來

義氏和氏世其擾天紀之亂授時曰自顓帝以來

無赦也莫仁于徹征曰威克厥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經也莫

兵法莫整于紀之畢曰先嚴其威以破其脅從之勢也

邑拒命于其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

而義和首不為相是有使正朔不出于天子諸侯不

稟正朔于其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保

而義和首不為相是有使正朔不出于天子諸侯不

古書世學卷三

商書

正音商書續音

湯鳩文卿曰吾國商書四十二篇首

夏賢臣去桀而歸湯者四湯誓五湯誥六仲鬻之

誼伯諸臣戒湯之辭十一釐沃十二明居七年之

旱伊尹咎單救民而作十三肆命湯將崩命伊尹

輔外丙而作十四徂后外丙崩伊尹立仲壬而作

十五伊訓十六七十八太甲十九咸有一德二

立祥桑穀生伊陟訓王而作二十一伊陟上大戊初

贊伊陟而作二十二贊于五咸又下大

十嘉巫咸而作二十六原命大戊命原伯之辭二

誥三十三說命三十三高宗之訓武丁將崩顧命祖

庚而作三十七高宗彤日祖已訓祖庚之辭三十

八微子三十九紀箕子諫紂被囚之事四十少師

之訓比干諫紂先君箕子所陳附其後集說姓商子

帝嚳之世封蒼舒為商侯其子禹虞帝進為商

侯卒子昭明立夏禹進其爵為商公昭明卒子相

土立相土卒子昌若振為有易所殺子曹圍立曹圍卒

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為有易所殺子微立微易

商益大是為上甲上甲卒子主壬弓立主壬卒子報丁

報丙阜立報丙卒子主壬弓立主壬卒子報丁卒子

成湯成湯卒子履立履字天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弟仲壬舟立仲壬大甲二四祀崩太乙子龍之子大甲張立

湯之嫡孫也大甲二四祀崩太乙子龍之子大甲張立

崩子小甲休立小甲大庚秉立大庚二有立繼已隔立繼

已十有二祀仲丁十有六戊四立大戊七有立外壬子

仲丁甚立仲丁十有三祀崩外壬子象立外壬子

乙有毛立祖乙十有九祀崩甲節立河亶甲九祀祖辛十有

六祀崩弟沃甲開立沃甲二十有祀崩沃甲之子南

庚高立南庚第二盤庚有五祀崩祖丁二十有祀崩沃甲之子南

陽甲七祀崩第二盤庚有五祀崩祖丁二十有祀崩沃甲之子南

立之乙辛豐立辛辛二武丁有祀崩弟武丁五有

九祀崩子祖庚奕車立祖庚辛馮立廩辛六祀崩弟

祖甲三十有三祀崩子廩辛馮立廩辛六祀崩弟

庚丁震立庚丁太丁綦立太丁三祀崩子乙武立日孫

四祀震立庚丁太丁綦立太丁三祀崩子乙武立日孫

立帝乙三十有七祀崩子紂臣侯度執紂是為紂野武

十有乙祀周武王伐之紂臣侯度執紂是為紂野武

王乃封紂子祿父為周公征殷之出奔比而死殷之以餘民

國叛自稱殷王周公為之出奔比而死殷之以餘民

謚祿父為武庚成王乃封紂之出奔比而死殷之以餘民

始封居上洛昭明遷于砥石相土遷于高丘上甲契

微及於鄩湯始都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

近朕及刑盤庚始都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

之存于中國考補順道而易曉周書聾牙而難讀何

者僅于十七篇考補順道而易曉周書聾牙而難讀何

湯武

也良曰孔子年三十一如周問禮于老子而觀書于石室竹簡浩繁載必兼輒聖人天縱之資一日彊記周誥而默書以授弟子其文多經聖筆潤色若盤庚周誥當時王者誥命雜以方言如今朝廷詔令多有文移之字樣為臣下者不敢擅更其詞也因取典謨夏商之書較之易之十翼詳其文氣如出一手則良之歎亦有足徵者歟

正音湯誓集說

良棄義聽其宗族恥其勲舊輕其賢

左師曹觸龍諶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疾于天發令逆于時懼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閔龍逢進諫曰人君有敗殺之者老或諫又殺之閔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却用愛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止矣人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止矣去桀殺龍逢大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龍逢見王汰

侈弗善也引師先師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常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時湯都亳將以其眾而稱王以亳眾有疑其亂于君臣之義湯遂稱天命而稱王以亳眾有疑其亂于偽序以為誓考補爵古者帝王受命必封先代之後于鳴條非也考補爵古者帝王受命必封先代之後自昭明進爵上無公道相土為大司馬世執兵叔威震諸夏詩云相土不烈待諸侯之大會與武王異矣湯得夏詩云相土不烈待諸侯之大會與武王異矣湯見仁辯山

湯不恤其衆使棄刈獲而行循不正之道以伐夏且
也謂常與重役以渴民力割夏邑謂常為淫刑以
害民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止乎若止則吾
疾與之俱止蓋若桀之虐而欲其止之甚也桀之
惡德如天之此有今日之所必往也桀嘗自言曰天
下如天之有日也日之出而復吞之也此言功成而
告廟賞也行封賞也奴囚戮殺此言師功之際視情
之輕重而以軍法從事小者囚大者殺也毫衆以伐
君為不以重利曰奴戮而湯亦義也經地此乃曰大賚而
誘之以異乎老禹而世道考補者仁有三金氏曰讀湯誓
於是以變矣嗚呼惜哉

受命稱無二王桀紂未絕凡十有二年者湯誓大誓
以為追書也夫湯武之怨王后說者多矣疑有謂文王
之為已薄也夫湯武之怨王后說者多矣疑有謂文王
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凡十有二年者湯誓大誓
不係于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
失之借而不拘矣然通而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
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
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
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既絕則為獨夫者其
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野師徒既與則桀紂即獨夫
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
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
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
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嫌聖人而文之
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毫衆有不恤之怨何也
曰自毫衆而觀則如春風如在水已溺不知有重
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而觀則如在水已溺不知有重
焚不恤舍我穡事而之極救也怨則在此之怨雖曰我后
不恤舍我穡事而之極救也怨則在此之怨雖曰我后
後我現成湯辯曉之辭予畏上帝曰我后不恤我
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曰我后不恤我
衆知已事之小而不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
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桀其如台夏王不可

過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急弗協曰予及汝偕亡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
且聖人之迫于天民此則其所以不救民也常情
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于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
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
以驅之亦誓師之令不得以之戰而濟其予伐之
哉然此亦誓師之意也而處引辜公曰湯誓溫厚
不救過此軍律也而處引辜公曰湯誓溫厚而正
可與語聖人之意也而處引辜公曰湯誓溫厚而
大嚴肅而簡明真聖人之傳釋之曰非但戮汝一
誤重在于甘誓之末而聖人之傳釋之曰非但戮
及汝子言取累也至于此篇則曰始以脅之使勿
猶未有定說也至唐孔穎達氏乃始以為併投其
子蔡傳因之或謂古奴人以辱為戮猶秋官司厲
子以為臯隸之奴古奴人以辱為戮猶秋官司厲
蔡氏謂古者罰弗及嗣不奴戮一刑而非三代之
嗣者常刑也予則威克厥愛盤庚迂都尚有剗殄
厥威非常刑也予則威克厥愛盤庚迂都尚有剗殄

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蒙按漢書
王莽傳引此語挈作奴顏註為戮之以為奴或說

正與之合然兵法尚嚴未之耳無殺戮之刑蓋或
或戮隨其臯之輕重而施之耳若謂權以脅之使

勿犯則聖王之仁義非所謂克寬克仁者矣不殺
犯者殺之則不仁非所謂克寬克仁者矣不殺則

謂殺及其子則彰信兆民者矣是刑也古聖王之用
兄弟之臯不相及非獨舜罰不及嗣也何嘗有併殺

其子之法哉盤庚所謂劓殄之無遺育者言凡不
迪不恭之徒盡殺之而無留其生者非戮及其子

之謂也臯人以世戮及妻子乃季世之暴君淫刑
以逞者爾豈聖王之誓亦惟曰不迪有顯戮曰其

有戮而已夏近唐虞所未聞變古之淫刑也商湯
異周武而乃創為古所未有之淫刑也商湯之聖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之有也順天應人而
刑以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之有也順天應人而

失得天下也以蔡傳力辯或說且謂奴戮非逼是使
以得天下也以蔡傳力辯或說且謂奴戮非逼是使

賢聖之君乃同於淫虐之君且使凡行師者皆將
用此淫刑以毒天下猶視為主且使聖賢之法而不
悔也其流弊可勝言哉抑蔡傳亦徒以一言之重
出兩字之相形不得已而為此辯耳豈知流弊之
甚哉然則書有之一言片言之誤儒者必以為聖經
而篤信之力狗之一言片言之誤儒者必以為聖經
矣

湯告八

正音湯誥集說 年湯以夏桀三十五歲嗣商公位明

南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

聞其賢三使人以幣聘之然後至湯以桀為無道

乃薦伊尹于桀使說桀以堯舜之道期于改過桀

終不聽湯解曰桀之網諸侯聞而歸心焉者四十

餘國桀疾之囚湯於夏臺既而釋之湯歸修貢于

夏桀無道滋甚伊尹遂相湯伐桀湯為商公十有

七祀稱王以費昌為御建五之亳眾伐夏良車七十乘
必死稱王以費昌為御建五之亳眾伐夏良車七十乘
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湯曰民間湯以為國者以貨扶
老携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民聞湯所以為國者以貨扶
家有所以為國者以有人也湯曰否昔大帝無道明
君有人致請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無道明
教士民復致于桀曰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
士民復致于桀曰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
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于不齊民往奔湯
于中野桀復請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

此自任可謂知君師之取矣後乘彛受中之言
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
孝之原則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自成湯始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離音弗弗忍荼毒荼音屠並告

無辜于上下神不音祗期今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辜集說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

不可堪忍稱冤于天地鬼神以冀其降災以明其

辜辜史言桀之世二日並出天雨血夏霜霧冬迅雷

以四年之旱饑饉相仍疫癘連作死者數萬億計

狐羣嗥而入淵鳴于朝肆台小子台音將天

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牲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

臯有夏聿求元聖律切與之律切今作以與爾有

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臯人黜伏天命弗借賁若

草木兆民允植殖今作集說肆者繼事之詞猶言故

雖已祭天而未變夏禮也乎允皆信也僭差也賁文

之著也植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窮凶而屈

服天命無所借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

其生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寧俗茲朕未知獲戾

于上下吏音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隕于集說

湯雖以天下為己任而救民之急終非得考補九

蔡氏曰輯和疾臯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

否驚恐憂畏若將墜于深凡我造邦毋從匪彛今

作無母即怡淫切吐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

朕弗敢蔽臯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其爾萬方有臯在予一人予一人有臯無以爾萬

方嗚呼尚克時忱除壬乃亦有終集說從匪彞止辭

循法度以承天之休命也簡閱也忱信也乃亦有

終兼人考補九峯蔡氏曰夏命已黜商命惟新志

已而不言考補與更始故曰造邦人有善不敢以不

達已之有臯則民之有臯寔君所為君之有臯非天

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林氏曰所謂臯在朕躬非

必以己身有可指之臯然後為臯也蓋天降中于民

而己身有可指之臯然後為臯也蓋天降中于民

所付若民有臯是為君者教之不歎方無負於天之

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迓非民之臯乃君之臯也所

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臯則君致之君有臯乃其

自取夫必使天下之人皆無臯然而天下人之臯皆

歸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皆無臯然而天下人之臯皆

豈難哉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湯誥一書多兢兢業

誠則乃亦安陳氏曰歎息未保其相與于是盡其忱

皆不特湯自謂之辭蓋兢亦欲萬方之意實兼人已而言

此篇見成湯于命性之理知君戒諸侯以相與盡

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所以與且戒諸侯以相與盡

子者又不同矣三也天下已定靜言思之天理之
明介然呈露則其可慙者豈但德不若舜禹
而已哉厥後紂復無道臯浮于桀諸侯戴周而贊
武王曰于湯有光豈非口實之明驗欤夫子錄此
書而存其序所以明君臣之義而為考補鄭氏曰
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憲後世董氏鼎曰君臣
人倫之大經也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
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
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前無是人
無以藉口耳苟一借為之則後有潛蓄以自慙之
心而予
恐來小子以敢行稱亂則願忸怩而心不寧已久矣
非台交迫已亡而天下之除害而非以為已利也及桀
天放夏已亡而天下之除害而非以為已利也及桀
已放夏已亡而天下之除害而非以為已利也及桀
訓以立聖人之本心于愈不自安矣不有仲氏之
以暴白成湯之心事而陰析來者之奸謀自是而
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藉口也

仲器乃作訓曰器今作詔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涂桀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

若天命夏王有臯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減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此二本

句錯在都石經正之簡賢附執寔繁有徒肇我邦

于有夏若苗之有莠切以九若粟之有稗切必彼小大

戰之罔不惧于非辜惟王不迓聲色不殖貨利音殖

直德楸三官懋今作功楸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雝餉餉今作仇初

征自葛東征西戎怨戎今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蘓民之

戴商厥惟舊哉集說時是又治墜陷涂泥言其汙

為智則足正以有謀此而影直于彼也典者常道禹所

表正者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也典者常道禹所

已矯與矯制之常道同誣罔減善式用爽明師衆也

天以形辭言帝以天主宰言桀知民為心不從矯詐誣

命用之使昭明其衆庶也簡略繁多肇始也湯之盛

德聞之夏都桀忌之桀也趙梁干辛左師曹觸龍

之徒因加讒構召湯囚于夏臺欲見剪除如耕者

芟除稂莠春者簸去糠粃有必不相容之勢天下

如此途近之無不戰懼憂湯也無辜見殺以其得人

以得人心之本也葛國在河南開封府寧陵縣

北十五里伯爵羸姓餉饋也死而復生曰蘓孟子

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湯使遺之牛羊葛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祀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

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

伯率其童子以黍肉餉葛人將奪之童子曰而不

能耕吾為若耕之謂也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

始征自葛載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交誅其君吊

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來其蘓天

下之愛戴歸往于商者非一日矣豈待鳴條之役

乎凡人自反不縮則無以養浩然之氣而為善之

志不勇仲鬻將勉湯修德行政以蓋其愆故先言

天命之當應人心之當順以慰其考補曰不近聲

心而作其氣毋徒慙悔而自沮也考補曰不近聲

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非純乎天德而無一豪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

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莫不各得其當
 言人之樹於德者則樹之以官人之樹於功者則
 樹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改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
 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不改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
 于己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
 用人處已者如此而于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
 謂之能者寬而行之不失於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
 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
 下矣思齊陳氏曰今本仲囑之訓錯在湯誥之前
 非也使湯克夏之初即知慙悔則必遵三恪廢昏
 立明之禮求大禹之後而立之矣何乃自立以朝
 諸侯是與秦穆違蹇未之誓而三伐晉者矣以異朝
 惡在其為改過不吝乎侃在禮科見朝鮮使臣元
 世儒問之世儒曰吾國商史成湯十七年十二月
 稱王克夏改元後五年桀死又明年太子太丁先
 卒湯已九十歲恐身崩之後餘子不克負荷天
 下諸侯有覲觀神器而以鳴條藉口者愧悔而形
 于言故仲囑作書訓王因傳播其文於天下使知
 天有定命湯有聖德而商有賢臣所以潛消其謀
 而豫安社稷囑之忠盛矣不然囑豈獻諂文過如

陳賈者乎又今本誥作誥者天子所以
 下之臣民如今詔令之頒示囑惡得僭之孰從而
 頌之訓者臣下所以告其君如今之實封進嗚呼
 呈者日日本召誥亦作召公之訓與此正同嗚呼
 今本二字錯在王句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自用則小之錯在王句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事以礼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
 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今本此在四九

族乃離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今本
 四字錯在邦乃其昌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
 下王懋昭大德之上昌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

攻昧取亂極亡極知悔非切推亡固存吐推初圭切作
 邦乃其昌今本此二十四字錯在厥慎厥終惟其
 始殖有礼覆昏暴暴補報切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始殖有礼覆昏暴暴補報切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集說 而仲囑王慰湯以進之詞已畢恐湯志得而驕故歎息

義以制事則已發之後謂精也戒慎無過不謂禮也

以行天下之大本所謂一也予聞曰以下皆述而有

立制心則大本所謂一也予聞曰以下皆述而有

諸侯之賢德者佐之輔之則當合夫之力以助之

也昧者棄賢用佞當聲其辜以擊之取滅也亂者

鳥獸行當毀其宗廟社稷而滅之極救也無辜之

國迫于強暴而將亡則救之已亡者則推求其後

守其保邦之道建中以下是也殖有禮應佑輔顯

遂覆昏暴應攻昧取亂此皆天理之當然能終始

敬重奉而行之斯不負于勇智之考補曰九峯蔡氏

錫爽師之命可以長保而勿失矣

問則德尊而業廣人之賢自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

者真知己之不足自賈自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

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所以自伊尹者欽仲囑言懷諸侯之

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伊尹者欽仲囑言懷諸侯之

道推而至于修德檢身又推而至于能自得師夫

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

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論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

原學古

此篇諸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

湯者非一日未言為君艱難之道以得人心離合之機

乃道無窮之恤以深怒湯而釋其慙仲囑之以利愛

正音 伊訓 集說

伊氏曰伊名字阿衡姜姓神農之後

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

不與人一介不以湯之聘帶為哉我豈若處獻畝之

中由是與我處賦畝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
然改曰與我處賦畝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
豈若使是君為老舜之君哉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
舜之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
也使先予將以斯道竟斯民也後竟也予天之民之先
竟者也予將以斯道竟斯民也後竟也予天之民之先
思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已
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已
而說之為王世子夏湯崩外丙嗣商王位二年外丙崩
外丙為王世子夏湯崩外丙嗣商王位二年外丙崩
弟仲壬嗣立四年仲壬崩伊考補傳伊尹名摯字
尹立湯嫡孫大甲而訓之崩伊考補傳伊尹名摯字
見于西也經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惟尹躬先
尹非也經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惟尹躬先
名禮也豈有對君而自稱其字者乎又謂外丙為
太丁之弟亦非也古人尚質雖帝王亦稱名老舜為
禹皆名也夏自啓至發皆然商特以庚子而先就
之次因以為字丙固長于丁也
封自外而入立故曰外丙耳湯壽百歲而崩是時
二子長者當八下外丙亦不七十矣伊川謂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此但拘後世立
孫之禮臆度言之而考史未精者也果若而言則
湯年九十外始生仲壬之十則丙生仲壬而有是理乎
且孟子叙外丙在仲壬之上則丙固兄而壬弟明
矣豈有弟先生而後生之兄者乎蔡傳從史記是矣
通鑑前編黜外丙仲壬之紀而徑以大甲繼湯之
年其謬尤甚
不可不辯

卷之九 魏 十又二 月 八 丑
王 才 秀 蘇 且 后 旬 犀 后
王 十 歸 尚 又 投 因 明 百
所 幽 己 乙 旌 國 犀 犀 犀
了 明 寧 刺 且 生 戕 德 乙
審 于 王 白 絲 步 古 又 真
粉 后 口 雷 蘇 德 德 又 胤
州 山 川 鬼 和 尖 禁 承 鼓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所

卷之九 魏

十又二

月 八 丑

卷之九 魏

者嗣王初立諸侯廟見畢即集於太社設四方神
 明之位司盟讀載書曰同獎王室或天子巡狩至
 于方嶽亦如之是謂殷而後之盟伊尹初為湯師其
 後乃兼冢宰所謂季焉而後之盟伊尹初為湯師其
 烈祖諒闇不言大甲尹攝天子事就明堂酌階負宸而
 立以臨羣臣是謂即位伊尹作書以此訓考補九峯
 之蓋宣之羣臣是謂即位伊尹作書以此訓考補九峯
 湯或曰孔氏言湯崩也豈改正朔而位則十二月者
 曰此孔氏惑于序書曰湯崩也豈改正朔而位則十二月者
 仲壬之喪而孔氏序書曰湯崩也豈改正朔而位則十二月者
 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則于經史尤可攷周建子
 嘗改名臘曰嘉平夫臘而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
 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
 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
 十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
 而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

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
 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
 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書曰建亥手漢初史氏所
 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建亥手漢初史氏所
 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何疑乎惟其以
 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
 正朔行也故後乎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
 朔奉嗣王婦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
 正朔行也故後乎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
 位奠殯而告孔氏以不得其說而意蘓氏曰崩年改元
 亂世事也湯不容在伊尹而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致
 孔氏以事也湯不容在伊尹而殯有朝夕之奠何為致
 祠主喪者不離于也大甲待于祇見蓋大甲之為
 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大甲待于祇見蓋大甲之為
 也子嗣也大甲既即位于仲壬三年之喪為之後者為
 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編祠蒿之先王而
 以立大甲告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編祠蒿之先王而
 祭也但湯既已祔于廟則稱湯以書訓大甲廢外丙仲壬
 之事也但湯既已祔于廟則稱湯以書訓大甲廢外丙仲壬

立敬自長始 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

教民順也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於萬邦茲惟艱哉 集說 敬人之紀三綱五常猶

言前輩史稱慶誦皇里沮東門尹登恒為佑皆在西

門庇北門側七大夫佐司御門尹登恒為佑皆在西

伊尹之先湯也以為師友者也時若謂先民能順從

正道以事湯也從諫弗弗故居上能明先民時若

故為下能忠與人則不求備勇而下皆感激而益盡其

忠檢身若不及則從諫益勇而益明其德此由人紀

所以修而至于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

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 考補 豫章熊

下之難大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氏曰孔

也伊謂湯順古之賢人東萊謂湯盡事桀之忠皆非

與事桀之位說下文制官刑臣下修不匡正時若克忠

之反傲有說訓蒙士皆上下交修之意豈此專自

湯一身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傲于有

言哉 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為巫風敢有殉

于貨色 潤狗徐切 恒于游田 改今作時為淫風 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 眷遠切 比頑童 味比皮切 時為乱風惟

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楚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集說

言在卷金書

言在卷金書

篇尹訓大甲于即位之初始終以與亡寓勸戒夏
以懋德與禁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言湯以聖武
湯以艱難大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
之也末章作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于所以
以與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于所以
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祇敬其身則皆祖德而亡言身
其嗣祖德而與不祇敬其身則皆祖德而亡言身
忠愛蓋以豫為大甲憂矣但猶包涵未
明言之未至如大甲三篇之痛切耳

大甲

正音大甲大音泰集說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大

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考補曰伊訓大
其曰作書曰申告者亦訓辭也考補曰伊訓大
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大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
事立稱也新安陳氏曰前一篇不可皆名伊訓故隨
先後二篇之作於自
桐宮歸亳之後

受 屨 王 不 申 于 經 為 所 首 然

祭 止 奉 崇 止 規 王 續 經 風

止 明 命 乙 燧 一 一 禮 所

桂 棟 俞 甘 不 大 為 風

暨 蘇 德 止 岸 一 大 命 止 經

恩 回 系 系 也 宜 大 又 蘇

岸 與 如 蘇 屨 王 不 燧 大

饗 也 祭 也 也 規 于 止 也 是

凶 為 自 經 又 自 為 木 尖 也 自 為 木

石經金文

卷一

漢石經金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是諷音以承上下神祇音社稷宗廟罔不祇肅音天監厥德儉金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正音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是諷音以承上下神祇音社稷宗廟罔不

祇肅音天監厥德儉金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左祖果切肆嗣王不

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建賢切自君有終今

鴻作周非當從相亦惟終相去声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不辟忝厥祖

集說 嗣王大甲惠順也大甲服未父仲壬之喪故

比頑童縱于酒色歌舞游田之事凡伊訓三風十

愆之戒無所順從尹正也故字阿衡取阿倚衡平

而臆度言之為耳顧常目在之諛審也明命者天以

謂顯明然之實理賦于弼人之也得之以為性而具于心中所謂明德也左右輔弼之也辟君宅安師衆不心所先見五就築也夏都安邑在今山西為河南亳都之西故曰西邑夏君之有終者大禹后啓仲康少康

后得相之有終者皋陶伯益孟涂昭明相土胤戾伯靡虞思仲曲王周終者大康築相周終者有威左師曹觸龍皆為商所誅任考補施氏曰大甲

伊尹足以相亦因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松溪程氏曰後世或頑童或崇飲或淫聲或田獵或惑其君或女色或頑童或崇飲或淫聲或田獵或

術或神仙或浮圖或齋齋或藥餌千枝萬巧間見層出填耳蔽目應接不暇終宴起經年廢朝儒生莫之覩面經史未嘗啓冊天變為偶然而勿畏祖

宗為草創而恥遵盜賊為狗鼠而不戒忠諫為抗逆而必誅章奏匿于私家而不聞詔旨出于己意而無稟君如鬼神不知有測相如風火之方安四海之內知有相而不知有測相如風火之方安

意如其位致勢之危則亟驚其國若趙盾陳恒季孫意如趙高王莽司馬師昭李林甫元載盧杞仇士良王欽若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賈似道之徒

後先相望不約而同迺伊尹則惟欲大甲修身親政不幸其倚任之專以為得志忠邪之辯正王惟在于此有天下者可不深察而痛懲之哉

庸周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切切慎乃

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井切思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音萬世有辭集說

庸者視為尋常不經念慮若未聞其再訓之詞也乃者難詞言者面諫蓋再書而不省不得已而面諫故書曰視朝之見其事也鄭重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旦則視朝之候也言湯每于昧爽夙興存其誠敬使人行政之退聽天理大明不當于然後出而視朝則用人行政之本立而無不當矣旁求即數求彥

美士啓迪開導越也命先王之命覆傾敗此以
戒大甲之惰也儉以節財則民得所養可以長保
其業此以戒大甲之奢也虞人射獸弩機既張必往括
度弩之準也釋發矢也奢也虞人射獸弩機既張必往括
視矢括使合于準然後發之立本無不中矣蓋必主敬
以求至善之所在所以後發之省察于先王之道循
而行之所以致用如此以戒大甲之縱也懌悅有
辭美譽也言王能用如此是則近有以懌悅尹心遠可
以垂譽于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萬世矣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蜜邇先王句其訓讀毋
俾世迷作無今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集說且義也

伊尹訓王至三而王不之改乃集在朝之羣后百
官而諭之曰王之為若此非君道之所宜若習
熟既久遂如生質之固有人小則為太康大則為桀
矣弗順謂左右不順理之人如頑童之類導君不
善者必誅也無赦依違不諫者皆論墨刑勿使復得
狎進于王也桐宮湯墓所今河南府偃師縣其

訓母俾世迷乃使者德俊彥之入從王于桐而訓
以先王之道其命之詞如此母禁止詞世終身

也言嘗訓王遷善之速勿使終于迷惑以沒其德
也允信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

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意允考補思齊陳氏曰侃問
伊尹之遷大甲以兵邪則三諫而不聽矣何徂桐之

聖人必不為也以兵邪則三諫而不聽矣何徂桐之
易邪世儒曰吾國史記商雖尚質而王宮亦類深

遠陵墓之宮茅次土階如苦廬之狀為宅憂之制
者乃使羣后百官以朝舉官刑以誅頑童之弗順

萌欣之然命駕以就者德俊彥之勤苦之事是以克終
小民之艱難遠奢革之地習勤苦之事是以克終

允德侃曰禮事君者三諫不聽則去之伊尹何以
不去世儒曰尹身任天下之重而受湯之託義不

可去況又曰孟子言反覆之謂不聽則易位大甲
何以不易世儒曰孟子言反覆之謂不聽則易位大甲

兄有賢德者天子命為上卿以監其國諸侯不敢
臣諸侯有德者天子命為上卿以監其國諸侯不敢

子或命大司寇鞫之罪狀明實則廢其君或肆諸市
朝或流之四裔別選近屬之賢者以代之此其廢
置之權皆由天子豈卿人可擅易其君哉天子無
非三恪不可廢置宋人以三仁霍光例之強其
所不知而足以傷教矣况湯之惟患訓未聞別有賢
者而大甲倚任于尹亦善意也惟患訓未聞別有賢
予一輕介不為其道義之素行天下知之朝廷信之
成湯不憾復辟而得歸善終而廟祀非疑人徂于桐宮
何以臻此後世受遺者如李治之素行遂良趙括之
於汝愚皆大甲之臯人顧二臣之素行果視伊尹之
志則無歎否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無伊尹之
作中庸叙道統歷奔堯舜文武周公而不及湯尹
蓋以出格之叔非中庸之道尋常不易也湯尹
動以伊霍並稱霍光本為昌邑疾其權重為身謀
而廢君與孫林父季孫意如陳恒等耳况妻執后
豈毒太子子謀危社稷自取誅夷非孝宣之過也
豈可使梟子焉並棲而薰蕕同器哉孔子曰或生而

安而行之或知之困而勉強而行及其一也或
知而行之或知之困而勉強而行及其一也或
行也無大甲困之芾芥而復辟之闔于至域矣此則
後世人主所欲之芾芥而復辟之闔于至域矣此則
當取法也

右山正音

書此二字鴻都石經堂給典八分
也募傳之以存古意後倣此

不 醜 也 逢 吉 止 不 不 不
 連 終 遠 外 榮 康 止 止 苦 張
 宜 于 蘇 勿 尚 欲 困 敵 止
 德 宗 憂 蘇 脊 蒸 祭 半
 錫 道 白 後 蘇 月 允 德 蘇
 于 一 憂 明 后 疑 王 衛 虫
 未 幽 氏 凶 蘇 命 又 不
 宗 益 甘 又 疑 蘇 叩 了 白
 咄 彘 后 率 疑 蘇 王 事 了
 德 師 了 勅 且 疑 豈 念 否 否
 坐 於 泉 奇 疑 一 泉 耕 師
 德 正 憂 明 旌 德 憂 幽 然 然
 王 止 休 疑 也

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

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言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匹夫

而尼不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
又有天子所薦之者故

于紂者也故蓋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伊尹相湯以王

于天也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
仲壬四年大甲

于殷也與經言皇天眷佑有商
之意可以夏伊尹之

王拜手稽首稽音起曰予小子
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底切欲敗度切敗補外縱敗
禮以速疾于厥躬

更天作築切結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違切胡既往

背師保之訓背音弗克于厥
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集說留地伏初拜俯首
至手稽首于伊尹如首

此其勇于改過化于遷善可見
致治二紀廟号大

宗不亦宜乎疾舉災遣逃背
違也師保謂伊尹

考補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行
類謂之妖孽青祥漢書

言尚微也蟲豸之外來謂之
孽是孽為災初生之名

故為災也道逃也天釋言文
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違亦行不相逢也天釋言文
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

高宗唯維升鼎耳鳴條紂死
宣室之不可逃也據其

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
非無益天災自作逃

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
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

大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
甚于天災耳九峯蔡氏

曰多慙則與作亂法度縱
肆則放蕩而黎禮儀

度就事已往也禮就身言之
也言不能謹之也既往

幾正救之力量惟恐大甲
不聽也當大甲改過之

時伊尹之言惟恐大甲不
聽也當大甲改過之

甲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者復

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伊尹拜手稽首曰
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自切
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
后来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
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聃朕承王之休無
射音亦今作石經數集說亦思也孟子如子耳日之官政不
思則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意亦如此射厭棄也言王能如此則
我得不能奉承王之休美而不為天下之所厭棄矣
考補九峯蔡氏曰修身則無敗于上禮和于下惟
明后然也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
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
命無有不得其歡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
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
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心所以懋其德者如
此大甲亦當勉于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
而逸豫怠惰也張氏曰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能
所思考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思明則
所視者遠而不敢蔽於淺近思聃則所聽者德而不
惑于儉邪此懋德之美而無所事者大甲
能是則我承王之懋德之美而無所事者大甲

右中

物中

皇天上帝其命于王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王其德昭昭于天

上海图书馆藏

1111

上海图书馆藏

上海图书馆藏

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集說申重言以畢陳其

何懷鬼神之所言正也九常也惟氏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敬者天者理之仁曰誠者

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仁曰誠者

語默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元右何

無物誠立于此而後神格于彼哉分而當盡則三

合而治無是德則亂已德者合敬有仁誠之者矣亂亦

德則治無是德則亂已德者合敬有仁誠之者矣亂亦

古人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則無不治

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則無不治

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

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

與治固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至矣謹其始而

終始如一惟明蓋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

其德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

自近譬如此也中庸論君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必

情執不欲善終者特安于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人

矣它日圖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

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處以逆于人心而拒之于其所

意也毋禁止詞胡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惟氏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曰天之敬有仁克誠而

天明命而有天下于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
之正矣又及復言天佑民歸皆由一德之故其意
切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言凶不

僭在人漸切宗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

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任去

左右惟其人左右並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去聲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

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底音集說僭差

峰蔡氏曰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

而雜則無往而不凶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

然降新德之要在德故也大有常而巳終始有常而無間斷

是乃所以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左

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

其重如此所以防小人其難惟和惟一難于任用慎者慎

一者終始如德者善之納稱善者無常者不可執一

之本萬殊之會也德兼眾善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

殊一本之妙謂之會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

條理之故其發諸言也所謂一貫者幾矣人君惟能心

欺而誠之一感應之掩也祿者先王所以守之天祿也天

德之安民生厚一考補處新安陳氏曰精理之一萬殊一

也本處融之謂惟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以貫之

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
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
一也則無二語古今達上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
其理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
義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臣主
謂君相上文屢言尹躬暨湯故此復以遷
主結之蓋必君臣相須而後治功可成也

古書世學卷四

商書下考補古文商書本一卷道生因附正音
集說考補簡表重大僧分上下云

盤庚

續音盤庚之誥今本闕之誥二字集說盤地名今

府偃城縣皇甫謐謂之西亳是也庚商王單字湯
十世孫祖丁第七子而陽甲之弟也商君以十干

為字自之上甲以來諱其名沒而稱字或配以謚大
甲武丁之類是也或配以行仲壬小甲之類是也

或因事而稱外丙外壬之類是也或因孫得位而
稱祖乙祖辛之類是也或因所都之地而稱沃甲

難已河賈甲陽甲盤庚相議迂于西亳未果而陽甲
決而圮陽甲立盤庚相議迂于西亳未果而陽甲

崩盤庚欲成其志而大家喻以迂安土重遷胥動浮
言以惑小民而沮之盤庚喻以迂都之利不遷都

之害作誥三篇上篇未遷先告臣以下篇既迂之後
迂之際總告臣民而督其迂遛者下篇既迂之後

復總其臣民而慰之也于是行湯之政而商道復興焉秦火之後簡編錯亂先祖通奉府君就正于

二本而采先儒傳述之於私鈔今據考補地障塞沃

饒易以致富富家巨室久居殖貨閭閻細民則苦

為浮言以搖民情此三篇所由作也楊文懿公曰

上篇盤庚數于民至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舊在底

綏四方之下蒙詳殷民之眾感矢言皆由世臣起

之故盤庚先告其臣而後告其民此一節乃告臣

之首言也故移于盤庚既近于殷至卜稽曰其如

台之下焉自此以下皆告臣之言也古我先王至

一人之震動萬民以遷舊在下篇共怒協此謔言予

朱子有不說事頭之疑今移于無敢伏小人之攸

箴之下則事頭顯矣汝克黜乃心至越其罔有穆

黍舊在乃亦有秋之意故移以屬萬民震動以遷但

患而傲上從康之秋意故移以屬萬民震動以遷但

乃不我圖任舊人至作乃逸舊在無傲從康之下

王亦惟圖任舊人至作乃逸舊在無傲從康之下

今詳此皆責世臣不紹先業而作非取鼻之意故

移以屬罔有黍稷遲任有言至不動用非德舊在

非予有咎之下女不和吉言于百姓至矧予制乃

短長之命舊在越其罔有黍稷之下今詳此兩節

皆言君不敢非罰世臣而後世臣自取刑罰之意故

移前節屬作乃逸而即以節次之王命衆悉至

于庭至無傲從康舊在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之下

今詳此上文專告臣而此以下則併告民者故移

于矧予制乃短長之命之逸之下自此以後若網所

至乃矧予制乃短長之命之逸之下自此以後若網所

喻無傲農服田所以喻從康也故又移之女曷弗

告朕而昏動以浮言至非予有咎舊在制乃短長

之命之今詳上既責世臣之聽聽起信險膏也故

乃責衆人之昏動浮言即所謂傲上從康者也故

又移之古我先后至崇降弗詳舊在中篇女罔能

迪之下與上文意重語複讀之可厭今詳上文告

臣既言其祖父此告民亦必言其祖父也故又移

之以上凡三節皆移于無傲從康之下而節節相

次焉予告之下今自不致動用非德以上皆移于

動用非罰之下今自不致動用非德以上皆移于

動用非罰之下今自不致動用非德以上皆移于

動用非罰之下今自不致動用非德以上皆移于

動用非罰之下今自不致動用非德以上皆移于

動用非罰之下今自不致動用非德以上皆移于

Main body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include various symbols like circles and squares.

Main body of text on the left page, written in vertical columns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ylized and include various symbols like circles and squa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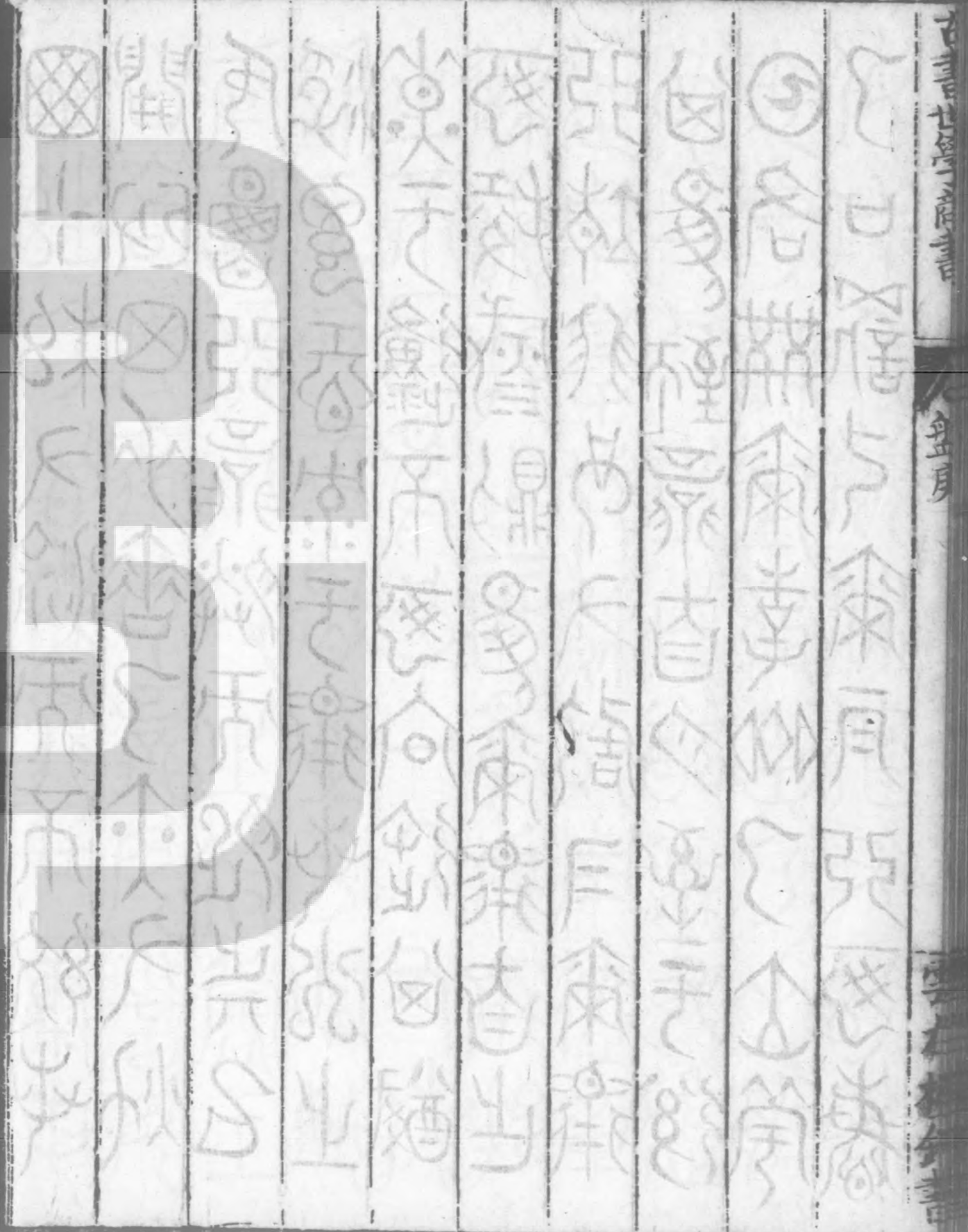
夫于蘇句經迷了少班
 也一久止止馘舞又溢
 途岸阜於蘇好岸德幸
 蘇善與止止匪舞庚舞與
 止不匪舞也也一久又法
 鄧王命雍容聖于封舞
 武武溪川及止後簡王
 占各庚舞也舞舞庚舞
 馘姓了必舞舞舞舞舞

開四少密了尖又火
 庚舞亞舞然庚然庚
 溪容容容容容容容容
 京于遠匪不恐向途甘馘
 野按感三鼎與爾舞香止
 亞按匪也又戲月爾舞
 甘與舞舞舞舞舞舞舞
 了各舞爾舞仰了上角
 了口舞之爾月亞舞舞

身身

身身

身身



續音 盤庚遷于殷民不遘有居率籲衆咸籲音出

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重去無盡劉

畫子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音集說此商

盤庚所以作誥之故下文乃述其語詞也殷西亮

遘往也籲号訶訶憂矢怨詈也我王指祖乙盡與

遷于殷乃倡率其衆号訶怨詈以為祖乙遷耿民

有定居久矣今當收合餘燼勿使皆見殺傷可也

盤庚乃不能以正道教養以遂民之生雖稽諸卜

以為籲矢遷其如勞民以害我何哉此皆世臣巨室
不辯錯簡而牽強解之
是以迂滯而不明也
常舊服正法度曰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
用降于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

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女克黜乃心施
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愾愾音敏作勞今作昏不服
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
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今女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
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
拙謀作逸乃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
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

與音預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究以

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

及相時愴民

相去聲

猶晉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

予制乃短長之命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

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

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予告女于難若射之

有志女毋翕侮成人

石經如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

毋弱孤有幼

母今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

有遠邇用臯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女眾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集說猶數者考核之意

昭在明位指世臣巨室服事也先王謂湯始商居上洛

前曰人之功始遷于亳其地東成皋南鞏鞏西降谷

水曰下無河圯之患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下也

遂成美功于亳都由七十里而有天所以降下也

耿將陷于山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

止將陷于山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

民以遷乎高之世臣巨室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

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女曷不去

女私心施實德于民與女婚媾僚友乎勞而我有功

此實德也女能勞而有功則女媾僚友乎勞而我有功

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于世臣巨室而悼勞不遷女急

強也女不積德沈溺大害于遠近而悼勞不遷女急

情之農不強力為勞役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

之可望乎逸過也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

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聽故民用

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

言之說我不曉女所言果何謂也荒廢也逸過失也

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女不宣布德意

集說

猶數者考核之意

昭在明位指世臣巨室服事也先王謂湯始商居上洛

前曰人之功始遷于亳其地東成皋南鞏鞏西降谷

水曰下無河圯之患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下也

遂成美功于亳都由七十里而有天所以降下也

耿將陷于山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

止將陷于山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

民以遷乎高之世臣巨室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

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女曷不去

女私心施實德于民與女婚媾僚友乎勞而我有功

此實德也女能勞而有功則女媾僚友乎勞而我有功

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于世臣巨室而悼勞不遷女急

強也女不積德沈溺大害于遠近而悼勞不遷女急

情之農不強力為勞役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

之可望乎逸過也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

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聽故民用

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

言之說我不曉女所言果何謂也荒廢也逸過失也

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女不宣布德意

猶數者考核之意

昭在明位指世臣巨室服事也先王謂湯始商居上洛

前曰人之功始遷于亳其地東成皋南鞏鞏西降谷

水曰下無河圯之患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下也

遂成美功于亳都由七十里而有天所以降下也

耿將陷于山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

止將陷于山圯壞沈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

民以遷乎高之世臣巨室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

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女曷不去

女私心施實德于民與女婚媾僚友乎勞而我有功

此實德也女能勞而有功則女媾僚友乎勞而我有功

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于世臣巨室而悼勞不遷女急

強也女不積德沈溺大害于遠近而悼勞不遷女急

情之農不強力為勞役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

之可望乎逸過也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

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外又無過言以惑眾聽故民用

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起信于民者皆險陂膚淺

言之說我不曉女所言果何謂也荒廢也逸過失也

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女不宣布德意

以惑民而沮遷然視彼傳小民聞也况我之言猶天子制
錯愕恐其姦狀敗露流傳于人也我為天子制
女生殺之命乃不為我所當之世選爾勞之勞女共
作我畜民者女皆為我當之世選爾勞之勞女共
來之意謂女有戕害在女之心我先王固已知之
懷來女祖女父女祖女父亦斷棄女不救女死也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
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
父亦告我成湯作不刑于其子孫啟成湯不乃崇
降弗祥而不救也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
非易事而又當時必于中傲上從容不肯遷徙然我
志決遷若射者之必于中傲上從容不肯遷徙然我
成入成德之人熟于世故而贊王遷都孤幼之童
室合黨侮之而不從于世者也弱欺之也孤幼之童
遭蕩析昏墊之患則言女當長慮深思以定其居勉
也長慮猷謀也言女當長慮深思以定其居勉
猶言為善也聽我遷亳之謀也用臯猶言為惡用德
彰之善惟視女為惡為善一何人失耳邦之善惟女眾用
德之善惟視女為惡為善一何人失耳邦之善惟女眾用

一節自古我先王將多子前功至有佚罰皆告臣
之詞蓋考核其矢言之故皆由在位故特首告之
詳考補九峯蔡氏曰耿地馮鹵整隘而巨室則總于
耳寶惟言不利于小民而利于巨室故巨室不悅而
胥動浮言小民眩于利害亦相與咨怨問有能審
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自在位始而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亦非作為正其法
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亦非作為正其法
度而已王安石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
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
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此及其事生事亡如禁之
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禁之
故其俗皆尚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
稱先與臣民之神祖父崇降臯疾為告此因其俗
之善而導之者也道生按鏡川私抄自古我先后
至有佚罰共二十八句錯置非予有咎之後凡爾
眾之前蓋參以己意而傳本乃秦火未焚之古書也
若先會祖止依箕子傳本乃秦火未焚之古書也

商俗尚鬼故盤庚告其臣舉先王及乃祖乃父以要之其詞痛切與春秋時盟誓詛祝之語相類如

晉鄭盟于京城北而曰或問茲命十國之祖明神

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死崇降不祥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是亦不救乃

之舉而世臣抗逆至煩費詞若此其視王命衆悉

至于庭毋或敢伏小民之攸箴人且今作無民今作

上王曰籍典石今有若字悉從堂格女衆予告女句

訓女猷句黜乃心無傲從康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女曷弗告朕而晉動

以浮言恐沈于衆沈除壬切若火之燎于原燎音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撲切則惟爾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爾事齊乃位戲乃口戲都古切罰及爾身弗可悔

集說 衆兼臣民而言伏蒙蔽也遷都以避水患小

者而世臣巨室專主勿遷過絕蒙蔽不使小民之

情得以上達故先戒以毋伏攸箴而後誥其民也

訓女猷者教之以趨上之避害之謀也此下皆誥民

之詞康安也母使傲上之命從己之安也素亂也

網舉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于

要之其詞痛切與春秋時盟誓詛祝之語相類如

晉鄭盟于京城北而曰或問茲命十國之祖明神

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死崇降不祥其民隊命亡氏陪其國家是亦不救乃

之舉而世臣抗逆至煩費詞若此其視王命衆悉

至于庭毋或敢伏小民之攸箴人且今作無民今作

上王曰籍典石今有若字悉從堂格女衆予告女句

訓女猷句黜乃心無傲從康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女曷弗告朕而晉動

以浮言恐沈于衆沈除壬切若火之燎于原燎音

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撲切則惟爾衆自作弗靖

非予有咎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爾事齊乃位戲乃口戲都古切罰及爾身弗可悔

集說 衆兼臣民而言伏蒙蔽也遷都以避水患小

者而世臣巨室專主勿遷過絕蒙蔽不使小民之

情得以上達故先戒以毋伏攸箴而後誥其民也

訓女猷者教之以趨上之避害之謀也此下皆誥民

之詞康安也母使傲上之命從己之安也素亂也

網舉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于

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于

之故并誥
如此

右一考補

世此亦大石經八分蓋右書所無著于漢
與大甲說命大誓並同後不贅釋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鑿黃止... 王... 命... 乙... 庚... 甲...

古后止香熨庚戌戌
鬱肅其非戌又虧枯
又訃め也龜齋龜皐龜人
委戌齒乙五卅蘇志戌
不鳥然心止汶未了武
穴不會了心齋乙齒
先め一入來是查鞠查
苦也查正戌亞皐蘇
齋爾末不廖是起乙茶
不凶商錫查乙魯蘇戌

不書大乙尊了川戌汎
辨少心少凶又少後戌
者坊十一め紆平了命
于凡め豈戌貴岸齒豔
戌森少め鞠乙戌齒
寅定蘇我汎皐大蘇蘇
齋齒造戌枯蘇乙木
冊各齋中了心蘇少
め罪戌不汎是入簿了
月征了心少め命戌一

Im h...
...
...

曷瘳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永勸憂永今其有

今罔後女何生在上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女威

用奉畜女衆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永敬大

恤無昏絕遠女比猷念以相從比今各翕中于乃

心翕今作設堂銘典鳴呼予告女不易以計切今

經無之石恐人倚乃身迓乃心今予命女一無起穢

以自臭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

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種上往哉

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集說之作起而將

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衰戒

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贊成高大之功雖有

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殷荐也大虐亦凶

德之意皆指水災厥攸作謂已所為如宮室臺囿

之類言先王荐遇水災不敢安居凡已所居之宮

室所樂之臺囿皆棄之而不顧唯視民利當遷而

已今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視民利當遷而

敬女使女者唯喜與女同安爾非為女有辜此于

于新邑者亦唯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女俾

女康共以大從爾志也鞠窮也言女乃不憂我心

之所困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于我爾徒

為此紛紜自取窮苦譬乘舟之不以時濟必敗壞

其所以資今女從上之誠問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

與以及沈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亦此

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

怒何損于困苦乎女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

之災是女長以憂而自勸也今猶言有今日也

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日也

斷棄女命女有生理于天子豈以威脅女哉用以遷都者

正以迎續女命于天子豈以威脅女哉用以遷都者

女衆而已大恤大憂也今我以女遷女當永敬我
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
遠而誠不屬則殆矣此翁皆合也此歎者合于君
之所謀比念者合于君之所慮相從相與也中者
過不及之道心能思合中道則知遷毫之議為不
可易而不為浮言之所動搖矣告女不為道即上篇
告女于難之意恐浮言之見故人倚女之身迂女之心
使女邪僻而無中正之見故予今命爾民當一心
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也若有所不善不道之
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姦為宄之
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
育不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阻恐姦
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教之往哉往新邑
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
故再令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
用也今我將用女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
也考補所不樂而從其心所謂從眾者非從其口之
趨利避害捨危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亮之遷實斯
民所利特其一時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

右中

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矣新
安陳氏曰生生之養不窮之道也予將試以女遷
前以邦言此以養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庚申初王生勅也極本
生又忠不夙甘烈我命
手昭章是昭夏初王生
穴綴氏上幾二口蘇一帝
猶夏我高且止德變極
我皮然之宮嶽耕極
命岸司望主于章是也
我初初后止榮爾初
至宮角爾岸齋爾初
手政賜于昭昭后至了

盧降阜所止魯唐然
戊恩及了不坊二
久醜后心初后至降
庚阜所止魯不昭然
與又止齒又爽六德止
凶罰庚二繼純蘇也
久非慶蘇博年古
非最遠上岸食昭
兮我白如不夫百
久尚處一其也
西里心東

卷之八下
王

于茲高后丕乃崇降臯疾曰曷虐朕民女萬民乃
 不生豎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女臯疾曰
 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
 能迪肆予冲人非廢厥謀予由靈予切丁各非敢違
 卜用宏茲賁切必味集說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
 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苦盡
 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
 瘁趨事赴功以為國家之敷心腹腎腸者無一之不
 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敷心腹腎腸者無一之不
 布露也歷之徒有唱為事定後有臯責如畫劉之
 前日浮言之徒有唱為事定後有臯責如畫劉之
 說故以無臯爾衆告恪謹天所以釋衆疑而絕謔言也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所以釋衆疑而絕謔言也
 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之而大
 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而大

烈乎顛仆也曷木生條也顛木譬取曷不譬殷也
 言今自取迂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
 我國家之命于殷以繼復先王之業而致安湯
 方乎高祖神后皆湯也亂治也言天將復我成湯
 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
 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羞即畜養之意言我思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
 爾故也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
 政而久于此也湯必大降臯疾于我曰何為而虐
 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樂生
 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
 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
 心以遷我先后大降臯疾於女曰汝何不與朕幼
 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
 以自免也冲愚幼之稱盤庚是時年踰四十而云
 云者自謙之詞亦承幼孫而言也弔至由明靈善
 宏大賁飾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
 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
 也爾衆亦非敢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而
 賁飾其治道皆非有它意也按崇降臯疾與汝臯

疾等語亦似盟詛之詞蓋既遷之後設方明以同

尚鬼而考補九峯蔡氏曰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

然耳考補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

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諄然於言辭

之表大率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于是而益永

盤庚其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賞切尚皆隱

賢矣哉賞切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相去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好

聲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緇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集說邦伯諸侯師長卿士百

也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位者睹彼蕩析離居之

小民能無痛心守我當勉力簡擇其術以助爾擴

充其仁心以念敬我之民衆也肩任敢勇鞠窮也

言我不任用好賄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為

念使蕩析而窮人與禮之也蓋進之人得保其居者

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蓋進之人得保其居者

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

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之所言也緇聚也

庸民功也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

久而不替也夫理欲不兩立義利不並行仁者必

不好貨故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好貨者必不仁故

考補

此九峯蔡氏曰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

然耳考補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

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諄然於言辭

之表大率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于是而益永

盤庚其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賞切尚皆隱

賢矣哉賞切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相去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好

聲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緇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集說邦伯諸侯師長卿士百

也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位者睹彼蕩析離居之

小民能無痛心守我當勉力簡擇其術以助爾擴

充其仁心以念敬我之民衆也肩任敢勇鞠窮也

言我不任用好賄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為

念使蕩析而窮人與禮之也蓋進之人得保其居者

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蓋進之人得保其居者

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

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之所言也緇聚也

庸民功也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

久而不替也夫理欲不兩立義利不並行仁者必

不好貨故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好貨者必不仁故

考補

此九峯蔡氏曰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

然耳考補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

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諄然於言辭

之表大率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于是而益永

盤庚其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賞切尚皆隱

賢矣哉賞切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相去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好

聲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既羞告

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緇于貨寶生生自庸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集說邦伯諸侯師長卿士百

也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位者睹彼蕩析離居之

小民能無痛心守我當勉力簡擇其術以助爾擴

充其仁心以念敬我之民衆也肩任敢勇鞠窮也

言我不任用好賄之人惟勇于敬民以其生生為

念使蕩析而窮人與禮之也蓋進之人得保其居者

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蓋進之人得保其居者

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

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之所言也緇聚也

庸民功也式敬也敬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

久而不替也夫理欲不兩立義利不並行仁者必

不好貨故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好貨者必不仁故

德而生自用申敢恭生此篇始之訓也爾其用敷為民之
終曰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一人若否始以通臣民千
萬人之心告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告臣
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辯前日羣臣唱浮言以
惑民者傲上而病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
今雖已遷而病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
急使除其乃具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
仁民無窮之可以永建

右丁考補之東坡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

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
庚德之衰也其所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如
然民怨誹遂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
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
以不亡而復興也以後之論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
盤庚藉口予不與也

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南庚陽甲八世內亂
王室微弱号令不行僅如東周之執世臣結黨廢
置其君亦如周之尹氏魯之季孫晉之趙盾齊之
崔陳衛之孫甯百六十八年矣盤庚一旦有中興
之志因河患而議遷都蓋欲以遠逆党而收政權也
其事則至難矣夫萬一舉措失當寧免桃園之刃
乾戾之辱而况中興乎盤庚誥諭再三忠厚誠懇
感動臣民逆黨亦從而化非大有為之君不能也
子瞻以為德衰蓋其平日唯持明才辯信筆著
書初無博學詳說之功不免失于明才辯信筆著
弗如爾然中上二篇雜以盟詛文頗麤淺下篇深
明義理之辯議論精詳夫子盟詛文頗麤淺下篇深
見世臣為禍即春秋記世卿之足以中興之法二
治亂所由孟子淵源端有自哉
于此也

災命

正音說命悅說音

集說

高史紀高宗相傳說之本末

記說之進戒之辭下篇記高宗傳說相與論學而再
命之之辭納謂之說命與太甲三篇相似其間多
粹格有典謨之氣體温醇精

王其島傑當二祀終

唯凶疾亞宮癸臣其諫

于王曰維二步二封二止二日二明二

詩二審二上二鼎二夙二衛二疾二思二

殄二百二厥二燄二王二宮二疾二止二

命二不二宮二臣二一二○二後二宮二一二龜二

命 漢 魏 晉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各代 皇帝 冊 封 文 書 之 首 字 也

篆 書 之 體 字 體 古 雅 氣 貫 神 清 筆 勢 雄 健 結 體 緊 密 橫 畫 平 直 垂 畫 懸 針 撇 畫 勁 捷 捺 畫 波 挑 轉 折 處 皆 有 鋒 芒 之 意 此 為 篆 書 之 大 概 也

正音 王宅憂梁閣 閣烏甘切 註疏作亮陰論語作諒閣堂蔡典鄭氏本與箕子本

同 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王作書以

誥曰以台正於四方 台音怡 台恐德弗類 貢切 茲

故弗言恭默思道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集說

王武丁廟号高宗宅憂居父小乙之喪梁閣倚廬也古者君薨百官緇己以聽于冢宰三年不言禮

也常也高宗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于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

哲實為法于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庸用

也帝上帝賚與也高宗用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

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考補曰朱子

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考補曰朱子

而西向乃剪其餘草始者無柱與楣簷著于地至

是乃施短柱及楣以柱其楣架起其簷令稍高而

多矣故北朕先見于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得者

將以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

心陳氏大經曰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

論者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乃審厥象俾以形旁

武以識得王果豈足憑哉

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去王置

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昭朝音以輔台德若金用

女作礪音利若濟巨川濟去聲用女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郭切若藥弗瞑眩眉

遍切厥疾弗瘳亮切由若跣弗視地與切厥足用

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破壁俾率先生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

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支音集說也審詳

也所夢板築之人居所謂環堵之室也傳巖在今山西

平陽府平陸縣東三十五里肖似也高宗得說與

之語果聖人遂以為相朝夕納誨無時不進善言

也金鐵礪砥石鐵得石磨厲以成利器喻已資賢

也磨講學以成德也巨川喻險作舟楫資之以濟

也雨三日為霖喻澤民也啟者盡開其心而無

所隱沃者灌既我心而得厭飲也瞑眩者藥力攻

疾如勸如睡疾乃速愈喻諫之峻直也既弗視地
喻無所見而妄行也匡正率循迪順康安也先王
大甲沃丁大成盤庚小乙高后成湯說既作相
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
屬同心正救賢而先聖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
下之民蓋由賢而聖也時是惟思有終即相亦
惟終之高宗意本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受
也言高宗當求受言于己不必責進言于君臣果
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乎命考補高宗恭默思
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道之念慮所不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發良
弼其高宗得說與之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按史
記高宗未接語而處命相亦無此理荀卿云學莫
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也惟人以學也孟子云
人不足與適也改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之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新安胡氏曰
以相納誨莫大德于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它事而責之

精見道明又素學于甘盤而有得故其言如此仁
山金氏曰高宗天資明哲然而自以講貫未竟恐未
合乎聖相傳之功所以不輕於處命恭默思道
此其始初為學功夫若何也然惟其恭默思道
所以心無異念純乎道誠敬故夢帝資子良弼此所
謂至誠之道特可以助後世動乎四體者知此君心者天
下之本而相任之體則不悉知身任不修事理未徹一
謂自得謂君用相之體則不悉知身任不修事理未徹一
旦失輔則亂又自姚齊桓公任管仲則仲之專
二則仲父唐明皇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
矣管仲死姚宋亦昧所終難於亂語此高宗以得身心為急
也管仲死姚宋亦昧所終難於亂語此高宗以得身心為急
賢相未及朝政沃心事而先置諸左右所以命以納誨為
覆委論拳拳於沃心事而先置諸左右所以命以納誨為
宗子時居本也五清劉子曰高宗本生知之資為
大子時居本也五清劉子曰高宗本生知之資為
素矣梁周三年恭默思道專心一志唯在求賢精
誠感通天錫良弼非一夢矣免喪之後環視羣臣

無可以應其求者而世臣巨族則小辛之後盤據
滋蔓其弊復起思有以革之計將安出鬱陶之懷
無以所告語姑不言以俟之耳幸而羣臣咸諫然後
徐以所夢告之所謂審象旁求者又必得賢智忠
信之人物色傳說無知其德行而進之與之語果聖
人百官信服世臣無異言然後爰立作相蓋亦因
商俗尚鬼而說以神道設教耳其夢固非假託也其
畫則必嘗識說之面貌而記之于心矣壬午金川
門火失
太祖御容召陳中復補之與生無異使中復未嘗恭
聖容豈能想像而貌之哉不然則妄一夢妄一匹夫
可憑而加諸百官世臣以為難也且其命說不急于政
刑之末而諄諄于納誨之大智而尤切于臣鄰之吁
不盡諫之不峻也舜之大智而尤切于臣鄰之吁
賡歌之拜此聖之所戮忠鯁為仇讎紂幽厲桓靈之
主倚權姦為柱石戮忠鯁為仇讎紂幽厲桓靈之
及溺身執國亡固其所也抑孟子言傳說舉於板
築之間傳巖在秦晉之境其俗以板為屋詩云在

其板屋是也司馬貞謂說被胥靡之刑而傭作于
宮本于賈誼服賦而金吉甫楊維新主之何子元
考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謂是刑之慘使人不聊
于生如此豈有說之賢而被斯刑者或以為代人
傭作服胥靡之衣而築于道志士不忘在溝壑餓
者不食嗟來之食寧蒙袂而死豈有賢者在溝壑餓
利傭作之資哉由不知板築之為屋也說之出
處與伊尹同唯成湯武丁之聖能得之于畎畝板
耳屋

右一

百十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王公命細百歲了德世王

574

惟正音說命細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知賞
 不惟逸豫惟以治民治非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省息切惟治亂在庶官治去官聲
 不及私昵泥易切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
 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喪去聲厥善下同矜其能喪
 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無
 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

正音惟說命細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

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知賞

不惟逸豫惟以治民治非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

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

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省息切惟治亂在庶官治去官聲

不及私昵泥易切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

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喪去聲厥善下同矜其能喪

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無

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

不休集說

于命之以統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

相固而有常職然百官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
作相而復曰總百官任之專也所謂皆聽命于冢
宰也后王天子諸侯承以諸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諸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而治之一耳此天道也
哉惟以禮上民有欲無主乃亂而治之一耳此天道也
然君臣上下雖皆有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又
臣民之標表也君雖為治民之責而其源則又
在天又君之法也一唯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
非察善惡用舍賞罰一唯明者天理之公也聽是
焉此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
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
起戎之患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于輕也衣裳
所以命有德必謹于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于干戈
所以加討有辜必嚴于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也
所以其人當審其用於己也度官治亂之原也度
官得其官而後治爵不得其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

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
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惡
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矣善者理之
是也時則時措之宜也慮事當乎是而後可動也
必合其時而後中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非
也中無定體隨時而節慮善猶擇乎中庸時猶非
中也自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
則人自不効力而功隳矣居止而安之義安于義理
之所止也義理出于勉強而不雜也舉事之善固貴
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強不雜也舉事之善固貴
惟時然無事先時之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祭
不欲躐躐則不敬禮不備則或時至而動不及矣祭
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之欲侮母恥過為國而革
其俗也神母開寵幸而納鬼之欲侮母恥過為國而革
之非過也出于偶然則非出于有意矣惟考補仁
戒此信比而能明焉則非出于有意矣惟考補仁
金氏曰前儒疑說命中之羣言無統必有錯簡意
諸語凡十三惟相連成文而王惟戒茲四語乃結
語耳以今現之語凡二章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惟
其賢為章章凡三節以憲天聰明為要自慮善以

動至事神則難為一章而大旨以慮善惟時為要夫憲天聰明王道之公也慮善惟時中之孝也為二者真要旨微言而歷舉教事王曰旨哉說乃

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手起稽音

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集說美者必以古人之於飲食之

味其言不善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

使女不善于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高宗方味

說之所言而說以為難信可耳者非難行于身者為

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湯之成德說于

是而猶有所不考補九峯蔡氏曰上篇言后克聖

言則有其舉矣考補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

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

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五清劉子曰金吉

甫謂甲冑干戈重言者高宗天資英毅傳說蓋慮

其輕于用兵其後鬼方荆楚之師王威赫然雖曰

勢所不得已而易象猶譏其憊說蓋先見之矣又

謂祭祀或有過厚之失不知祇所以為繫非盡善中

節之事也此終上文之意以盡高宗之疵皆非也

蓋易言擊伯震與王季奉命行師不事殺戮持之

三年鬼方自憊而來降伊川誤為高宗之憊失孔

子之意矣安國偽序謂高宗之訓高宗彤日皆祖

己為武丁而作吉甫辯其非于祖庚申三祀書祀

謂高宗有雖雖之異是也乃于此復仍仲默之誤而

甚說慮其家為巫祝邪說充塞故勸高宗修明禮

禁以正人心而變妖俗爾禹之陳謨至以丹朱為

喻豈舜亦有傲虐朋淫之事乎譬如內則曲禮教

人孝弟亦于平日養其良知良能而擴充之耳豈

必有不孝不弟之形著而後教之乎訓詁腐儒無

博學詳說之功止據目前淺說轉相附會益肆穿

鑿滋為後學之大惑不可不辯

大

右中

考補

整卷羅子曰此篇本訓體也豈史官因

其末有高宗之言遂附于說命之中歟

其末有高宗之言遂附于說命之中歟

其末有高宗之言遂附于說命之中歟

王曰率庚寅日小歲

變于日登時了殺于

林土人氏于酒香酒德

時蘇自國羅爾美出

然志也止西醋爾爾

薛也止舞靈爾美

爾交後也

定繼了出

即米也

學了又

精製齋山味金

家

篆文刻錄，內容與正文相輔，字體古雅。

正音 王曰來女說白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但毫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

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鞠粢鞠音曲若作和鬻俗

美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集

說 後甘盤高宗引退師名顯見也甘盤相高宗于初年其

毫老于采邑終身不復見于高宗也心之所人謂

之志適行也酒非鞠粢不成鬻非鹽梅不和人君

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鞠多

則太苦馨多則太甘鞠粢得中然後成酒者鬻者

君當以柔清剛可清否左右規正以後成其德故曰

我爾交修予爾無我棄考補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

鹽起麴之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不能知

精夙崇止味會

篆書刻文，內容與正文相合，為宋徽宗御製。

正音王曰來女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

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鞠彙麴音曲彙尼結切若作和鬻俗

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集

說後甘盤高宗引退再求之見也甘盤相高宗于初年其

亳老于采邑終身不復見于高宗也心之所人謂

之志遠行也酒非鞠彙不成鬻非鹽梅不和人君

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鞠多

則太苦彙多則太甘人鞠彙得中然後成酒作鬻者

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鬻臣之于

君當以柔清剛可清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

我

兩能交修予爾無我棄考補所以成酒而酒之味則

超鞠彙之上鹽鹹梅酸所以作鬻而鬻之味則超

鹽梅之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

起鞠彙之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

起鞠彙之表此又為學自得之妙非知學者不能知

之新安陳氏曰此高宗因說行之說曰王句人求
惟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集說訓者及之已古訓者古
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典謨之類是也
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
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
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遜志者虛心抑志
所謂優而柔之也務時敏者惜會專力所謂如恐
失之也夫如是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
可以謂一二計矣數者考核古訓之意以知言也孝者習
熟之謂以行言也考核古訓以意啟其知隨事悟入

即其力行以習之行以知而不謬知以行而益真並
進其功交獲其益故謂之半久而萬物備體百行
從心成始終無一念不合于所學之道至誠無
息不自知其入于聖域矣舊說以數為教豈有王
者而暇為學究之事乎憲法愆過也先王成法皆
斟酌古訓以貽謀子孫監而弗違則能通變宜民
而免于過矣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
大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于衆職蓋進賢雖
雖有賢才而不能其德則考補陳氏雅言曰為君
訓以君德修而後相道之舉蓋大于君之德苟未至于
然必君德修而後相道之舉蓋大于君之德苟未至于
無愆則惑于声色而便辟之臣得志惑于貨利而
聚斂之臣得志相臣雖欲招俊乂而用之其可得
乎故進賢之責雖在于相而用舍之權則在于君
君德之修替乃賢才進退之所繫此欽承之言必
繼于無愆之後而旁招之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
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舜其心愧
恥若捷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
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
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集說
也先正先朝起也正人保師保以官配字尊伊尹而
不名也作興起也先王大甲捷于市恥之甚也不
獲不得其所也高宗奔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
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度幾明以輔我無
使伊尹專美于我商家也乂台食祿也君非賢臣
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
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嫌之辭對
者對以己揚者揚于眾也夫高宗生知之聖固優
于為湯而說之間真與二謨相接武况伊尹君臣交
相勉勵問奮之間真與二謨相接武况伊尹君臣交

寔自高宗傳說發之而指迷端本提綱振目曲盡
于立談之頃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其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與義
農黃帝堯舜禹皋周孔思孟之功異世而一揆也
嗚呼考補九峯蔡氏曰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
盛哉考補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
蘖鹽梅為喻至此又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
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
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要時高宗為商令
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于成湯伊尹也宜哉

右下
魯俞

正音高宗彤日彤音集說禘祫者祭畢而賓尸之燕

之明曰為高宗而頌以殷武之詩其明日有雉
廟尊武丁為高宗而頌以殷武之詩其明日有雉

永非天夭折其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
若德者不順于德不聽臯者不義而以己為有臯而聽
人之戒乎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
不順德不服臯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
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
必誅絕之矣司主胤嗣天胤猶言天之子也豐謂
再祭再繹而用盛樂昵則曰窺謂禰也商自成湯伐
夏其誓亮衆告諸侯一則曰窺謂禰也商自成湯伐
二則曰將天命明威不敢赦盤庚迂于殷其告臣
民一則曰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二則曰
先成尚鬼之俗高宗瘁皆以神道設教而其民化之
遂成尚鬼之俗高宗瘁皆以神道設教而其民化之
之諫故傳說欲其謹禮以變民俗而家為巫祝復有
祀之舉祖已恐其民益相放效而家為巫祝復有
勅之亂故極言天有定理唯謹禮而不惑于邪又恐
惑悟王心王明此理則知謹禮而不惑于邪又恐
不納其言故曰不若德不聽臯天既孚命正厥德
詞不迫切而意獨至焉敬者心學之要能敬則能
窮理能窮理則能正民之事此軒輕而獨豐于禘則
言祖宗莫非天子不宜有所軒輕而獨豐于禘則

所以正其事也詳于格心而簡于正事者孟子曰
政不足適人不足問唯大人能格君心之非一正
君而國定其訓于既躬之謂乎或疑祖已何不諫于
禘之而初而訓于既躬之謂乎或疑祖已何不諫于
不迂之宗亦公論所尚祖庚之祀禘亦孝誠所發
但以禮繩之則為賢者之過耳正猶曾子喪親而
七日不食子思亦以為非先王之禮也夫祖庚一
祭之過非有如大甲之欲敗度縱禮者而祖已
訓之如後世蔡京荐林靈素而女直之禍不待旋
害萬世莫除蔡京荐林靈素而女直之禍不待旋
踵逢君之惡臯可勝誅也哉舊說謂高宗之祀必
有祈壽請福之事祖已不敢斥王而借民為言皆
味經之淺考史之疎而信偽妄大如祖已而僅明
如高宗而下同秦皇漢武之妄大人如祖已而僅明
如公孫弘言者邪考補禮三山陳氏曰祭之明日祭
如不肖盡言者邪考補禮三山陳氏曰祭之明日祭
之賓客皆與焉蔡傳以為祭誤矣漢武帝懿公曰
蔡氏謂高宗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懿公曰
祀之類蘇氏又謂其不修人事數為邪祖庚無其父
而薄其祖此豈賢而不知道者之所為邪祖庚無其父

失德亦未必然陳氏又謂祖已意實在王而辭屢
及民則是祖已不能直言以諫但能詭辭以諷是
又厚誣賢臣以助攻賢王也信如蔡氏之說則使
恭默思道之辟乃同于侈大信怪之君如蘇氏之
說則使三代之文賢王乃不如後世之季至如陳
氏之說則使正言直諫之臣乃類畏威順旨之士
矣是三說者無乃
害理而傷教乎

微子

正音微子集說

張微國在今山東濟南府東平州壽

魯之鄙邑春秋莊三十八年冬築郿也微子而紂之庶兄也紂為無道
微子憂其將亡謀于箕子比干而箕微二國史錄
其問奮之語舊說以為誥體非也誥者天子所以
播告天下豈臣下私語之名哉微子密謀去就必
不敢宣言于朝孔子之宋得其書而錄之以著三
仁之心非商考補與箕子之所以現微子之所自處
史太所記也

微子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
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
傳又尤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棄經與觀之說
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
則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
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
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
王家備三恪何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
也武王亦不請命其于紂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
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
武王為生民請命其于紂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
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為戾度所殺武庚
為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
衰經與觀造軍門以聽臯焉武王悼紂之見殺故
憐武庚之自降是以釋其縛焚其禡使奉有殷之
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恩于荒野一時武王釋
箕子之囚紂此干之微子百爾恩于荒野一時武王
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
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爾

前日奔周之說母乃蹀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
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
之為奴耳囚而為奴如漢法斃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
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
可死而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
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
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周聖賢之論故不
可以不死辯楊文懿公曰孔子曰微子去之即行遜之謂
也世或傳其抱祭器而歸周又傳其面縛銜璧而降周
王魯齊皆辯之大意謂微子歸周之若商未亡是先自
絕於商也若商已亡是幸紂之亡而自辱以取封也豈
微子之所為哉微子未嘗代紂為王何為銜璧請命蓋
紂死而其子武庚之所為人誤傳為微子耳其辯甚正
又謂微子賢人武王宜封之特以遠去而不得見故封
武庚耳微子知武庚既封商祀不絕故十年長往而
不返及武庚誅而商祀絕乃出而受封以祀商賢者
之出處蓋如是也升菴楊氏曰史記謂微子面縛銜
璧肉袒牽羊祀祭器以降周吾弟恒曰然則微子乃
有五金吉甫考經此史之功真可據邪王

殷 崇 屯 比 及 如 市 少 如 不 殷
凶 亞 香 回 罍 止 止 二 口 戒 且
氏 德 躬 于 于 二 戒 岸 宗 宗
于 酉 岸 罍 德 蘇 德 于 一
殷 罍 不 小 央 玗 卣 斝 斝
又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享 了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木 蘇 斝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屯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德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卣

少榮不我曰紫素生桂谷肉
 蒼望于山夕爾靈指景
 女荷解世止者曰以榮
 世曰王崇夙勤降川流
 穀後曰澎州素醢于酉子
 東三曰高夫九麟又士
 久夕命般氏了發般唱不
 出操操辨岸乙空猶命
 舞川降暨登穀月岸前之
 麻名曰致心不志皇命于

一曰率曰詔者少曰又
 川我舞多曰德者曰轉
 能我曰歸王崇
 生純我解令淵德王崇
 亞生我了荷解者自碎久
 查巖于初王我平羅行
 殺

古詩集卷之四
 故
 王崇

陳列于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于下殷之

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所者

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眾暴寡方起讎怨爭開侵

奪網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更端之辭何

津涯殷之喪亡乃至于今日手曰者更端之辭何

其語辭言紂發出顛之勢暴虐無道我家若成之

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

我以顛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考補九峰

子憂危之甚特更端而問救亂之策也

曰微子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

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

深觀此亦可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

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考長音苟舊有位

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音全切用以

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音去歛音去不怠

舉合于一多瘠罔詔音戚瘠音高今其有災我興受其

敗拜高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

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濟自請人自獻于先王我

不顧行遯集說九峰蔡氏曰王子微子也自紂言

之則紂無道亦天之教箕子歸之疾威敷于下土忠

厚敬君之意與小是詩言是天疾威敷于下土忠

培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
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
而斂以下則不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讐實上下
惡相濟合而為敵讎之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
微子小民相為敵讎之語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
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它人之微子去則告
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告
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
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
適以害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
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
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當微子淪喪顛隕之語
箕子既富微子所言之至也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
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于先王
使無愧于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也按此
篇微子謀於箕子比于箕子富如上文而此干獨
無濟言者得非比于安于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仁三之行雖子皆許之皆出乎
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皆出乎
而所謂自請考補蓋不可使紂有殺兄之惡而元
者即此也
子在外萬一有難保宗社之計若我則無復可去
之義故曰我不顧行遯是將以死諫也詳此辭意
則箕子比于同以死諫比于見殺箕子偶不殺而
囚耳說者遂謂箕子有言而比于獨無言者去就
之義難明而死節之意易見也殊不知箕子豈有
去意而比于死之無富者亦以箕子意同不復有異
辭耳新安陳氏曰箕子自言我因為臣僕其後終
不臣周不負斯言矣微子本有欲去之意故箕子
于此深贊其去之謀前後之心而果安則獻之先
王而不外乎吾心越先王之

